

五種遺規

八



9
4076
8



大日本天保壬辰翻刻

桂林陳榕門輯

明遠堂藏板

訓俗遺規

補編

王文山紀
網故事附

門 9
號 4076
卷 8

鐘氏
圖書

鍾氏
圖書

先祖父性最喜人讀書。鄉鄰有子弟能讀書者。輒愛而敬之。以鍾珂資性於讀書為近。垂愛異諸孫。不欲以家務紛心。期於有成也。歲辛酉。伴邀鄉薦。待銓縣令。方以隨侍家大人。未敢就職。而學無心得。業無表見。每念祖父期望之殷。家大人庭訓之切。時增慚悚。癸未夏。家大人奉

名入都。擢官京職。長孫蘭森奉職編修。隨侍左右。乃命鍾珂旋

里。經紀家事。年來檢閱家中所儲書籍。於先儒語錄中。有益於人情天理。日用倫常者。悉之鄉土民情。型家勵俗。適相脗合。覺型家居鄉。應酌交際。無非學問。手錄若干條。寄呈都中。家大人方輯補訓俗遺規。就中採取。即以附刊

訓俗遺規補目錄

目錄

焉。撫陳編而如揭。愧負教之孔多。因所已知。勵所未逮。
鍾珂質雖駑鈍。敢不勉旃。乾隆己丑。
鍾珂謹識。

訓俗遺規補目錄
卷之上
呂新吾雜著
顏光衷公鑑
賀陽亨雜著
高深甫尊生箋
卷之下
張圃翁聰訓齋語
王朗川四戒彙抄
耕讀堂雜錄
王文山紀綱故事

訓俗遺規補目錄

卷之上

呂新吾雜著

顏光衷公鑑

賀陽亨雜著

高深甫尊生箋

卷之下

張圃翁聰訓齋語
恒產瑣言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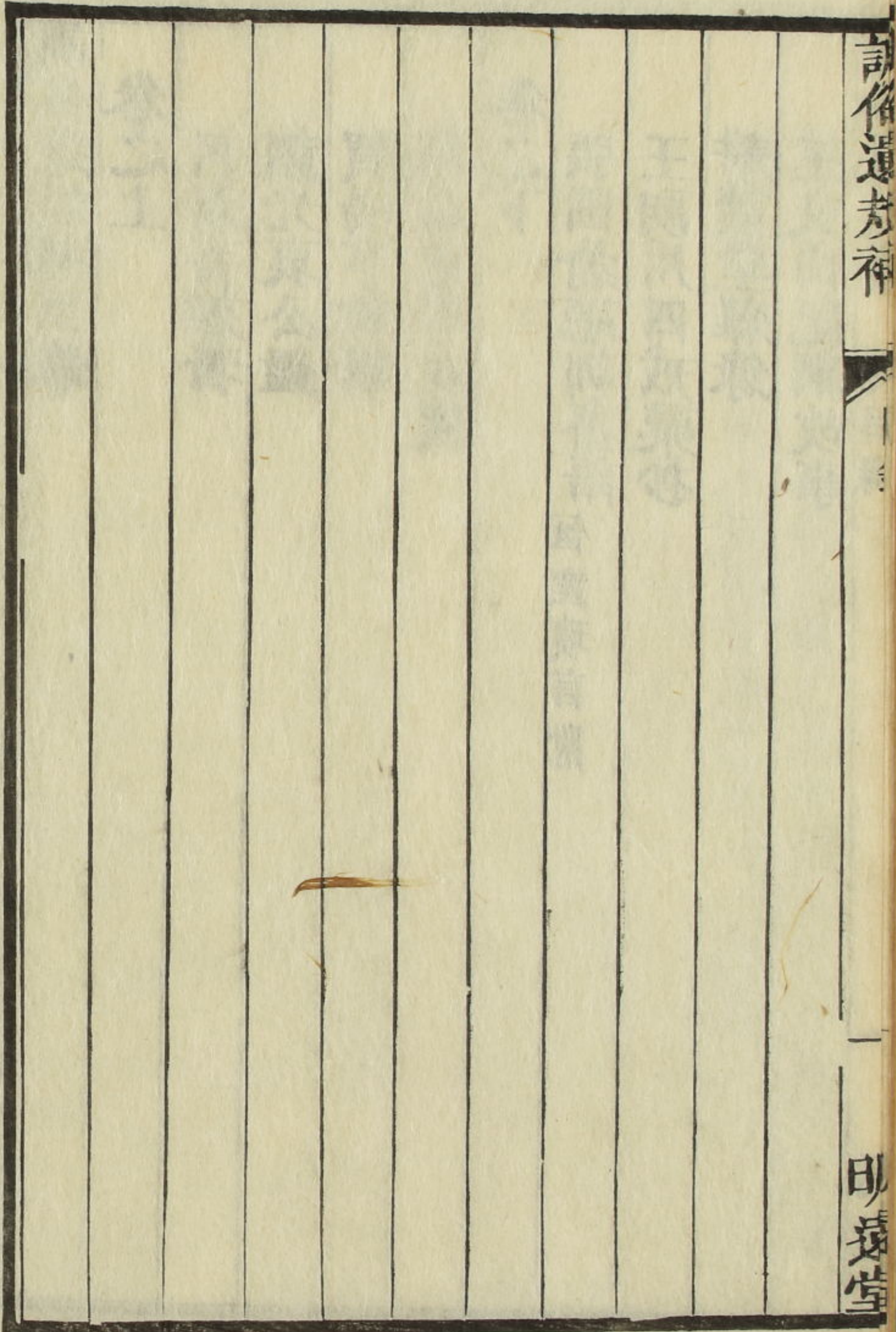
王朗川四戒彙抄

耕讀堂雜錄

王文山紀綱故事

訓俗遺規補目錄

目錄



訓俗遺規補卷之上

桂林陳宏謀榕門輯

子鍾珂
姪鍾琛

孫蘭森同編校

呂新吾雜著

履貫見前

謹按。福善禍淫之天道。奢侈貪淫之惡習。子孫邪正之徵應。諸遺規中言之屢矣。惟自呂公言之。便覺親切痛快。今閱者警心動魄。予實不忍割愛。故又錄此為世警勸。

人家子弟。宮室車馬。衣服飲食。童僕器用。事事要整齊華麗。豐美充足。稍不及人。便自媿耻。這是一副俗心腸。低見識。你看那老成君子。宮室不如人。車馬不如人。衣服飲食不如人。童僕器

用不如人。他却學問強似人。才識強似人。存心制行強似人。功業文章強似人。較量起來。那箇該媿耻。

親朋聚集。戲謔歡呼。把臂拍肩。躡足附耳。只是要慙慙親熱。比黨阿狗。纔號同心知己。稍不稠糲。便說淡薄。這都是世俗態兒。女情。你看那有道交遊。德業勸你成就。過失責你改圖。或說往古聖賢。或論世間道理。不出淫狎之言。不許他人長短。不約無益閒遊。不幹詭隨邪事。較量起來。那箇是好友。

直諫多聞之賢友。便辟善柔之匪黨。形容曲盡。損益昭然。天與田土而詭稅。天與子孫而隱丁。天與聰明而濟奸。天與勇力而逞暴。天與富足而專利。天與衣冠而害人。天理已虧。天刑罔赦。

此謂之自作孽。而人方以爲得意也。奈何。

凶人爲不善。其初非與人遠也。指五尺童子而謂之曰。汝他日爲盜。未有不艱然怒者。非佯怒也。彼其惡盜之真情。與不爲盜之本心。確乎其不可移也。然穿窬刦殺者。往往而是。此其人何嘗不過童子之年哉。欲心所豔。一旦爲迷。邪念所積。潛滋已久。忽不自覺。其至是也。

是故爲惡非天。爲善非命。在我而已。吾語人以善爲性之當爲。惡爲理不可爲。未必吾聽。若夫爲一善。而此心快愜。不必自言。而鄉黨稱譽之。君子敬禮之。鬼神福祚之。身後傳誦之。子孫榮之。爲一不善。而此心愧怍。雖欲掩護。而鄉黨傳笑之。王法刑辱之。鬼神災禍之。身後指說之。子孫羞之。此二者。孰得孰失。夫有

小過而警。聞小譽而喜。是人人皆知善之當爲。奈何棄身於惡。而陷此百凶乎。

余作身家盛衰循環之圖。始而困窮。繼而悔悟。因悔悟而習勤苦。因勤苦而知節儉。由節儉而漸至於富足。富足之後。則生驕滿。習豪華恣淫暴。必至招禍變。仍歸困窮。此循環一定之理。細玩此圖。不惟知人事當修。抑又知天道可懼也。以天所生之物。養天所生之人。均衣平食。俾各不至飢寒。尙不可得。况富者田連阡陌。金滿箱囊。飲甘饜濃。踏繡鋪錦。歌兒舞女。醉月眠花。畫棟雕梁。乘堅策肥。其狼籍暴殄之餘。猶足以嘔童僕。而飽狗彘。乃耕夫織婦。早作夜勤。祁寒暑雨。黧身枯面。枵腹攢眉。兒羸女鬻。終歲辛苦如馬牛。而一家衣食如乞丐。又瞽目殘軀。孤兒獨

老菜色。鶉衣爲溝中瘠。爲道邊殮者。在在有之。彼富貴者之所棄餘。乃不足者之所資以養命者也。既不肯樂施。予以益彼之不足。又不能崇節儉。以惜己之有餘。天何親何私。己何功何德。而令久享此乎。明者觀於目前。其盛衰可歷歷指矣。身不嘗不足之味。襲祖父有餘之業。以享受爲當然。以儉素爲耻事。且施予則不能。而慢棄則不甚惜焉。積孽其切。獲罪於天矣。

財者。天下之財也。流通之物。專之不祥。故其聚也。以貪吝。其散也。以禍殃。古今厚集。多以禍散。與其禍散也。而累吾身。孰若以善散也。而積吾德乎。

厚積之家。其害有十一。一則審編屈之。加之重徭。二則貪墨垂涎。

羅以他罪。三則爲盜賊所睥睨。性命不能自必。四則爲鄉鄰所嫉妬。幸其災而樂其禍。五則爲士君子所鄙。羞其俗而笑其濁。六則爲天道所忌。惡其吝而害其奢。七則爲子孫之殃。益其過而損其志。八則爲亂世之憂。棄之不忍。搆之不能。九則爲此身之累。日籌算而夜煩勞。十則爲臨死牽心。憂後人不能保守。自兄弟分。而後各自爲家矣。各子其子。各孫其孫。以至子孫。又各子孫其子孫。而後爲數百家矣。乃有離心構怨。如其所樂。而惟禍之相幸。甚則黨異族。以自戕其本支。吁薄矣。他日稱諸人。又未嘗不曰某與某一家也。嗟乎。所謂一家者。顧如此哉。此無他。名分徒存。而情不相洽故也。

女兄弟相與十六七年。適人者思在室者泣。若不可以須臾離。久則但相與耳。久則見而喜。不見亦不相懷。久則離間者。得以行其言。久則厭相與。久則讐。或勸之曰。汝昔同胞也。女兄弟亦自知之曰。我昔同胞也。然而無損於怨何也。油然之情。加以日隔之疎。入以讒譖之言。以堅其不可解之隙。區區稱兄弟。固無補也。離合之際。可畏哉。

情以離而疎。誼以遠而薄。惟女兄弟更甚。

夫水有源。塞其源。則流絕。木有本。伐其本。則枝枯。祖宗者。子孫之本源也。而昏耗忽之。常事弗舉。精意不孚。視神主一段木耳。視邱墓一抔土耳。本源是棄。後何以昌。吾身所自出。薄若秋葉。冷若餘灰。與滅子絕孫何異。乃美爾車裘。華爾宮室。懼樂爾妻子。良心近死。禽耳獸耳。且賤卒貧家。歲未嘗不數具酒食。以宴

親友勸醉勸飽。竭力盡權。乃歲時生忌。祠墓前一設牲醴焉。仍可以樂妻拏。燕親友。何所勞費。乃視祖宗。不若親友。是尙得齒於人羣乎。是尙可笑談自若。立於天地之間乎。余故以此媿子孫之厚於身。而薄於祖者。

五鼎羅列。不能起父母。一羹三醴奠酌。不能強父母。嘗一瀝升降祠前。徘徊墓側。恨不一聲慟哭。徹於九原。故與其致敬於無形。不若承權於眼見。與其傷心於今日。不如盡心於當時。余故以此悟子孫之厚於祭。而薄於養者。

祭時有此事。亡如存之心者。并亦少矣。豈不可慨。

朝廷法度。是該遵守底。聖賢言語。是該聽信底。鬼神陰譴。是該恐懼底。鄉邦公議。是該畏忌底。

富後不足。記得那貧乏時。病後不謹。記得那危篤時。過後不懲。記得那羞辱時。困後不圖。記得那悔恨時。

凡人骨肉之好。不終只要看得爾我二字太分曉。又看得利字過重。義字漸輕。故骨肉有所顧耳。

骨肉之漸疎。不如外人之日親。皆此故也。

傳家兩字。曰讀與耕。興家兩字。曰儉與勤。安家兩字。曰讓與忍。防家兩字。曰盜與奸。亡家兩字。曰淫與暴。休存猜忌之心。休聽離間之言。休作過分之事。休專公共之利。喫緊在各求盡分。切要在潛消未形。子孫不患少。而患不才。產業不患貧。而患喜張。門戶不患衰。而患無志。交遊不患寡。而患從邪。不肖子孫。眼底無幾句詩書。胸中無一段道理。神昏如醉。體懈如癱。意縱如狂。

行卑如丐。敗祖宗成業。辱父母家聲。是人也。鄉黨為之羞。妻子為之泣。豈可入吾祠堂。吾堂乎。戒石具在。朝夕誦之。

顏光衷公鑑

有序。公名茂猷。字光衷。福建平和人。明崇禎進士官禮部主事。

天下雖有不孝之人。而稱之孝。則喜。稱之不孝。則怒。且愧。且於人前。矜各飾節。未敢如私居之放縱。是亦其良知。不汨沒處。充此良知。便是大孝。基苗。只是積習相沿。不覺所以依舊不孝也。須知其積習從何而成。為之切實指點。喚醒癡迷。則父之所以教子。子知所以自克。譬如攻賊。知賊所在。平定有期矣。顏茂猷題。

謹按。人雖愚悍。皆知不孝不可以為人。乃自少而壯。壯而老。習於不孝而不自知。故與其正告。以如此為孝。不

如反言。以指其所以不孝之故也。顏光衷公鑑一帙。備言世間不孝有此數種。存人知每日膝下所行。多不孝之事。庶幾有所醒醒而悔悔焉。

世有由小不孝。習成大不孝者。一曰逞驕。二曰習慣。三曰玩縱。四曰恃恩。未嘗無真性。但驕則亡恩。而致怨。怨則積久而生嫌。漸見親恩之少。益覺怨親之深矣。是宜遇事提撕。急急喚醒。苦口警戒。時時猛改。勿謂親心仁慈。我可自恕。毋謂世情澆薄。我猶勝人。由偶爾之小不孝。以漸成終身之大不孝也。詳見人生必讀書。有似孝而非孝者。父有過當。幾諫。有愆當克。蓋但知順親於情。而不知順親於理。或任其偏僻。而致戾於一家。或聽其恣睢。而取憎於鄉里。或護其陰私。而致干王法。得罪天地。縱親之欲。反

成親之惡。孝經以父有爭子。爲安親揚名。不然。卽身膺貴顯。愈揚親不義名。親得安乎。可謂孝乎。

五刑莫大於不孝。世多不孝之子。而未見有受不孝之刑者。只因父母心本慈愛。明知其子不孝。不欲聞之。有司富貴者。恐貽羞門戶。貧賤者。亦望其反哺。曲爲忍隱。堂上吞聲飲恨。怨氣所感。是以里有不孝之子。傳聞不孝之事。咸指爲天雷所擊。蓋王法或可倖免。天刑終不可逃也。

又有一種廣結納。好交遊者。捨堂上之聚順。結友朋之交。權異鄉遠省。累月窮年。覬人膏潤。名曰爲貧。爲養。實則畜子奉妻。惡得爲孝。

以養親爲辭。營求名利。及得志獲利。鮮於雙親分上。有此實

事。士大夫清夜問心。所宜猛省。

乃父母之取厭於子孫者。則亦有數種。一曰。守迂闊衣冠禮數。老人家不合時。當思班白之老。常在。家門之幸。所宜愛敬者也。一曰。惜物力。耄年人備嘗艱苦。禁子孫濫用。當思爲誰艱苦。日所喫用者。是誰所留也。一曰。苦厄弱。起止不便。扶持維艱。當思欲報劬勞。養兒待老。正在此時。一曰。偏愛憎。少子少女。推給衣食。不免偏護。當思愛及童僕。尙應體心。況我同氣骨肉。誼應推分。倘於此處起一厭心。暫入不孝。而不自知。急宜回省。

人知父母因衰老。而取厭於子孫。則益當體親心。而無不孝之事矣。

又有前後之間。嫡庶之際。父母或有偏向。爲子者。易生嫌怨。此當委心付之。期於必得歡心。而後已。韓魏公云。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獨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此古今所以推大舜也。唇齒猶有齟齬。父子兄弟。豈盡如意。親生兒女。雖有時呵讓。或忽畧欠缺。過則忘矣。而異生者。遂執以求備。展轉不化。氣色間不覺拂怒。縱百般調娛。不能如無事時也。卑幼尙不能化。何況尊長交相責備。

日甚一日。事積一事。左右近習。構鬪其間。卽欲消遣而不能。暫時擺脫。觸則復起。幾忘其爲堂上雙親矣。此仁人於弟。不敢曰無怒無怨。而曰不藏怒不宿怨也。猜嫌有種。浸入半句。消咽不下。遂至橫決矣。

祖恐父誣
乘恐弟訛

世有四種。父母待孝尤切。故不孝之罪。特甚他人焉。一曰老二曰病。三曰鰥寡。四曰貧乏。父母壯盛時。食息起居。猶能自理。暫失顧養。尙克安然。乃至龍鍾。鵠立扶杖。易仆。寒夜苦楚。傷風久病。遍體不適。遺溲叢穢。蓆薦可憎。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也。又如老境失耦。寒煖誰問。形影相對。心話莫提。有孝順兒孫。頗能顧養。猶將冷意。暫托熱腸。不幸而祖我母我者。乘憤激潑。翁我姑我者。橫面阻絕。祇護半點骨血。空博一生凄楚矣。又有撫字財賈。婚娶立竭。健少年經營。肥煖老窮人。搔首躊躇。望一味以垂涎。丐三食而忍氣。夜爨晨炊。猶罵閑食。紡績抱孫。尙咒速死。此數等老親。爲子孫者。益當行孝。倍於常兒。勸化者。亦應於斯。更當喫緊云。

又有父兄自幼愛惜子弟。釀成不孝不弟之習者焉。人之精神形色。都從雙親分來。試問在母腹中。養的是母胎。茹的是母血。原不會有身。一旦離裏出懷。纔有性命。無時無處不傍着父母。歡笑啼噪。舍父母則一無所爲。合一堂的。爹爹娘娘哥哥姐姐。那是爾恩。那是爾怨。那是我非。那是我。原是渾然一體。迨後稍長。不傍父母行立。自家有一種跑跳的意思。不傍父母喜怒。自家有一種戲耍頑拗的意思。不傍父母食息。自家有一種想佳味求便宜的意思。遂漸漸與父母隔了。而爲父母者。復不勤破此機。挑他撥他。無事時。則撫之曰。我的乖乖。我的乖乖。此便引動他毀譽根。務外根了。對兄弟。則戲之曰。我憐你。我痛你。便引動他妬忌。彼我根了。便成同胞不睦的氣象。遇食物。則戲之

曰。你得多。他得少。便引動他饒口貪婪根了。便成爭田爭貨的氣象。稍有哀啼。則慰之曰。誰惹我兒子。待我打他。便引動他狼戾。忍怨根。便成了背公鬪狠的氣象。漸開漸著。連父母亦不能有其子。兄亦不能有其弟。平日所引誘其子者。皆爲還向父母之具。房戶笑語之間。慣心習氣。難平難釋。父子兄弟。默窺其微。便不能歡歡喜喜。由親而及疎。積小以成大。皆從此釀之。噫。爲父兄者。固少防微杜漸之智。而子弟因此而不孝不弟。其罪更不可追矣。

原係撫摩幼孩之常情慣語。不知不覺。暗種下不孝不弟根子。孟母三遷。程母於幼子爭跌。皆此責幼子。所以爲千古賢母也。

訓俗遺規 卷五 婦人 八
有婢妾而爲生母者。生於貧賤之家。落在富貴之手。共衾同榻。之夕少。孤眠獨宿之夜多。正室賢慧。尙可勉強度日。若逢悍妬之性。終日惡聲相加。百般凌辱。辨一語卽嗔。犯分訴半句卽恨。教唆偶爾得胎。多方掩飾。幸而無恙。坐草臨盆。誰來看護。及至得子。加意小心。動日侍子放肆。子有疾病。懷保調護。勤苦十倍尋常。幸而長大成人。享有妻子田房。那復知今日受用。都從生母血枯骨瘠。淚乾腸斷中來。爲子者。當常想此情。居恒侍奉。盡心竭力愛養。發憤立志。勉圖一日顯揚。以報半生辛苦。庶親心稍慰。子職無虧云。

至於後母。而子更易。遭不孝之名者。非母之性皆好虐。而其子皆不孝也。後母於子。分則親。而意多疎。子於後母。意雖疎。而分則尊。但婦人性愚多執。不曰恩。而曰分。不能先施吾愛。爲子者。又曰。彼遇我寡恩。上下交爭於恩與禮之間。而不慈不孝之端。由此而生矣。是在爲子者。常常念從吾父者。吾母也。吾盡吾禮者。分也。豈論報施哉。有悍氣戾性者。吾得以禮周旋之。禮不能動者。吾以情通之。情不可通者。吾以誠感之。敬之所以盡其禮也。順之所以通其情也。愛之所以致其誠也。子自托於骨肉。母有不以骨肉視之者乎。夫世俗之變。子不得於母。由於情僞。而心疑。情僞則天性隔。心疑則間隙生。子母不協。婦姑愈睽。凡辭色禮節。衣服飲食貨財之類。皆足爲生嫌啟釁之端。果能小心以承之。無私以感之。至誠以格之。天下庶無不可事之繼母也。又有承嗣之子。於所後之父母。尤宜盡孝。如有不孝。其負恩忘

義為更重焉。雙親垂白而艱嗣。孤嫠青年而守志。不得已或以猶子稱兒。或於本支立愛。或從襁褓相依。在嗣父嗣母。此生之命脈精神。已全屬承嗣之子矣。為人後者。割本生之愛。奉撫育之親。續妣祖而答恩勤。匪徒襲承祧之虛文。享承嗣之資產也。每因立繼之後。情事易遷。聚順偶乖。輒生嫌隙。更兼細人之媒孽。旁觀之覬覦。為嗣子者。全在平日之委曲周旋。以至誠相感。不得以一言不合。而生攜二之心。不得以一事偶乖。而懷怨望之志。不得以不屬於毛。不離於裏。而存合則留。不合則去之想。承歡膝下。情必倍於所生。盡哀盡敬。喪祭慎終。禮更詳於沒後。上追一本。且篤念吾父之高曾。下念貽謀。惟求綿厥考之世澤。凜然於宗祧之攸關。不暇計遺資之厚薄。所謂為後者為之子。

庶少酌嗣父母撫育之恩於萬一也。嗣父母情或中變。此亦事勢之無可如何。必我為之子者。授之以隙。漬之以漸。不能善承親意。以至是也。惟有自怨自艾。益致其愛敬之誠。以冀吾親之一悟。不可謂天下有不是之父母也。再無後之人。最堪憫惻。律載義子及女婿為嗣。父母所喜悅者。許其相為依倚。不許嗣子用計驅逐。所以卹災獨而軫無告也。雖異姓不可以承祧。而義子奉侍日久。服勞已多。於父母之疾痛疴癢。必能體恤。不忍遠離。又親生之女。乃嗣父母一點骨血。彼既無子。倍加憐惜。亦人情也。為嗣子者。尤當體父母之心為心。貲財宜推讓。田產宜量分。往來交際之間。情文宜兼到。父母有厚待姊妹之處。悉遵親命。毫無間言。其待姊妹之夫與外甥兒女輩。如同胞骨肉之相。

愛則謂可能順親心。不愧為人後者矣。倘有繼嗣之後。嗣父晚年有子。為嗣子者。更宜欣喜調護。相親相愛。以同胞骨肉視之。我既幸吾親有子。親更樂幼子有兄。彼此相安相樂。豈非家門之慶事。倘稍有圖佔嗣產之心。而生妬忌殘忍之計。則致恨於嗣父母。更得罪於祖宗矣。此則不孝之尤甚者。未可謂本非親生。稍為寬貸也。

人當晚年自揣得子甚艱。莫如及早立嗣。以杜後來紛爭。更宜如嗣約書明。向後晚年生子。或妾生子。亦不歸宗。同分財產。在嗣子相依既久。親愛日篤。幾同屬毛離裏。不復作離異之想。并杜忌嫉之計。竊見世之多子者。未聞以子多分產為慮。今既艱於立子。又止許一子占產。不許兩子分產。何其謬

也。况當無子而求嗣。旋因得子而棄去。於心安乎。於義順乎。律雖載有子歸宗之文。究無嗣父有子。嗣子不可不歸宗之文。世多執此。遂有無子則求繼。惟恐不得。及至有子。則逐之。惟恐不去。親族多不相服。嗣子亦不甘心。大非聯屬嗣子。保愛幼子之道。予以告嗣之案。多斷令并留。不斷歸宗。誠有慨乎其言之也。以此立義。然後可以責嗣子之不孝於嗣父母。及不容於幼弟之罪。

周公謹曰。武平產金絲猿。大者難馴。小者其母抱持不少。寘捕者以藥矢斃其母。母中矢。度不能免。乃以乳汁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墮地而死。捕者取其皮。痛鞭之子。極鳴而下。束手就獲。每夕必寢以皮。否則不可育也。觀此則人不孝其親者。猿之

不如也。

兒孫自有兒孫福。父母方知父母恩。

孝莫辭勞。轉眼便為入父母。善毋望報。回頭但看爾兒孫。明

明開眼作夢。急急回首是誰。不必存意外想。只可作如是觀。

賀陽亭雜著

公名時泰。字叔交。號陽亭。江夏人。甘貧樂道。教子義方。為相國文忠公逢聖之父。

謹按。人之學問志節。以自幼得於庭訓者為最切。亦以

從艱難困苦中來為最真。江夏賀陽亭先生家貧力學。

規言矩行。課其子文忠公。逢聖志節矯矯。及文忠公貴。

顯入相。持正不阿。於父訓不稍差池。當時傳為美談。所

著思聰錄。人模樣。作師編蒙養條規。詞不多。而語語從

閱歷困苦而得。益信文忠公立朝丰采。淵源有自也。今

於諸書中錄其居家居鄉之可法者。以補訓俗所未備
焉。

士人讀書擲管。思量作秀才。一作秀才。便軒然里閭間。些小氣

必爭。些小利必就。自待甚輕。如何得長進。若是有志之士。思量

我既作秀才。如何混過一生。必不肯貪圖小利。必不與小民計

較。無論利名。即位極人臣。益當浩浩能容。坦坦無欺。俾鄉里可

敬可愛。後是可法可則。纔是充滿作秀才之分量。又一等自恃

門第。家中些小事。便欲逞客氣。說支持門面。不知門面所以大

者。是有好人好樣子。若如此支持門面。不過刻削元氣。結怨鄉

里。天理昭昭。何益之有。

寒微之家有驟興者。必是先世積有陰德。而自己心地好志氣

好所以能有今日。世人以為驟而不知先世之積德非一日矣。若視為今日驟起。回憶先世苦寒。不如意之人事。今日思量報某讐。明日思量報某事。快某忿。鄉里側目。則元氣損傷。立見其瘁矣。

崛起之家。最易有此設想。不知祖宗積累而興之甚難。子孫乘勢而敗之甚易。可懼可惜。

子弟必有知賢愚不肖之不同。順其性而教之。使各適其用足矣。何必強之使一。且性已生定。強亦不能從。徒兩苦耳。

教子有五。導其性。廣其志。養其材。鼓其氣。攻其病。

導性。導其義理之性。非氣質之性也。廣志。養材。廣其可以有為之志。養其可以有為之材。鼓氣。毋使萎靡而變遷也。攻病。

先攻其大者。次攻其小者。長善救失四字。不可缺一。所以人樂有賢父兄也。

李東谷云。知子莫如父。當年少時。觀其讀書之利鈍。行事之醇疵。即可規終身之賢不肖也。使其賢邪。他日自能成力。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損賢者之志邪。使其不肖。他日必致敗壞。又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益不肖之過邪。縱不能蓄儲以爲憑籍之地。亦豈可妄求而自取損德之歟。世廼有明見其子不肖。猶挾兔狡而規利。逞鼠技以貽謀。殊不知一傳而傾覆。有不待父之瞑目。而家賞已散。屬之他人矣。

自童出就外傳。已讀大學。大學條目。蓋有八者。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今之宦遊。皆曰治國。皆曰平天下。然則八條目。獨此兩者。

言作遺規補
卷上
明遠堂
爲有位者之事。其餘六件。生人一日不能無者。顧可徒溺章句。而廢焉不舉乎。

讀書只是學問中一事。作文又只是讀書中一事。

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反求默識。而擴充之。

呂新吾曰。學問大要。須把天道人情。物理世故。古今因革。識得透徹。却以獨得中。正道理消之。

此尊德性。而道問學。功夫如此。讀書自歸實用。

凡議論非諷刺。亦非空言。偶有見聞感觸。利害不眩於前。是非易於著見。一切回護遷就。胸次盡無。或商確身心。或辨難經史。或區處政教。或匡正事體。自是詳悉穩妥。若論之久。記之熟。應事時。種種義理。相逼而來。小大常變。皆可從容應之。事有成績。

過人遠矣。

論語一書。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中行狂狷。逸民隱士。鄉愿鄙夫。皆具。時時誦習。不知亦曾體認否。

子弟於讀四書時。先將此幾種人。如何如何。明白指點。將來法戒。便有分曉。不至誤入岐路。

事都是古人做過。言都是古人說過。後人只在擇其善者而從之耳。

李日宣巡按山西。與七子講學。曰。後世學術吏治之病。總是一箇虛字。故欲以一實字挽回之。又只是一箇欺字。故欲以一箇真字喚醒之。每於會中。諸司在側。多士在前。必先以一段真實不欺之意。披衷相告。然後隨講書。隨問學。而次第闡發之。時復

相勸勉。軫念民窮。戮力時艱。以不負所學。不負朝廷。是爲諄諄。諸人士有點頭會心者。諸有司亦正色改容。以此知天下推真實。足以動物。此舉也可以訓士。可以課吏。並可拯世。卽此是仕。卽此是學。更無兩事。一切紙上月露。口角雌黃。皆畫脂餽水。無裨於用也。

釋氏以意見爲障礙。象山諸儒多附和之。予謂意見何傷。私意偏見不可有。若誠意真見。又安可無。無誠意真見。何以爲學。何以爲人。

好觀雜書。恐分精力。但雜書中。亦有足廣識見。警身心。未嘗無益。在觀書者擇取而善讀之耳。

湛甘泉曰。貧賤不薄於骨肉。富貴不加於父兄宗族者。誰乎。故

收拾人心。必原於祠廟。世降俗偷。人忘其祖。邸第之雄。田園之美。肥甘艷麗。以飽妻子。祖考所棲。與蟲鼠爲伍。聽其鄙陋汙穢。可勝悼哉。

命運怨天。墳墓怨地。相貌怨父母。何不自怨。

世人有不如意。無不怨者。怨天怨墳墓。並怨父母。獨不肯怨自己耳。

韓琦謂王安石非宰相器。士問何以知之。曰。嘗讀各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也。

此至論也。忠獻公在政府。旌別賢奸。公爾忘私。有回天之力。無會天之功。可謂不負所學。

所在地方。有好學篤行者。一人爲之倡。率化誨嗣。是有志之士。

讀書論世。接續而踵行之。自然義理常明。賢才出。風俗美。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擇里以仁為美。匹夫為善。可以化鄉人。皆此義也。

世人責備士大夫曰。好不明理。下不明理字最當。蓋既為士大夫。未有尚不窮理者也。責備庸眾人曰。好不曉事。下不曉事字最當。蓋庸眾但能習夫事耳。庸眾人無責矣。吾儒其自勉自慎。以道此不明理之謂乎。

學問自然有用。用自有時。存要用之心。與必人之我用。皆不是也。

人心不古。天道好還。

法禁宰牛。原非孳生者多。耕農易於置買。益民甚大。非徒以傷

殘牛命。區區為一牛作訴詞也。

白飯細嚼。嚼致糜爛。咽之滋心液。腹味無窮。益亦無窮。

讀書作事。無不如此。呂新吾呻吟語云。飯休不嚼便噉。話休不想便說。可以參觀也。

陳士賢遇格言。卽手錄於冊。以為力行之助。胡康侯性稍峻。金

一小冊。讀書有覽字者。卽錄之。呂東萊性亦隘。讀論語。至躬自

厚節。遂悟從緩。三先生皆自知貫性未純。而善變者。如此讀書方算得變

化氣質餘可類推。

仕者。原以利濟民生為事。但不可曲徇市恩。一傷大體。卒歸小惠。治道不足觀矣。

賣菜傭擔菜以市。向晚檢點。餘得數錢。沽酒市脯。仰事俯育。稱

言作遺規補 卷上 忠 日
爲受用。誠受用也。吾儒腹笥五經筆抒名理。一生受用不盡。何至一人不能處。一事不能辦。一事不可行。以視此備。報當何如也。

世之人。惟知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四者爲切於人。君臣之義。以爲獨縉紳家爲急。嗚呼。何其日用不知也。古人有言曰。食我者君。治理我者君之法。試觀王下之人。強不得以凌弱。衆不得以暴寡。富不得以欺貧。貧不得以擾富。居處之安。阡陌之連。有無之遷。無適不可。皆賴有君也。是皆於人尤切也。惟人不知其爲尤切。故不知所以效其忠。卽宦遊士人。惟以爵位之及。稱爲感恩圖報。殊不知克躬厥職。忠也。各勤職業。亦忠也。輸納賦稅。亦忠也。效順朝廷。亦忠也。卽不犯有司。亦忠也。君恩與父母齊等。

忠義兩字。自三公至齊民。皆不可復特顯晦之迹不同。小大之分有異耳。此君臣之倫。所以冠乎四者。而可謂其不切哉。

看得君恩於民。隨處皆是。民之效忠於君。盡義於君。亦隨事皆是。眼前至理。指點親切。喚醒愚氓。

蚩蚩小民。耕田鑿井。忘帝力於何有。此特形容王民皞皞。順帝則於不知者耳。論民之於君。實有不能一日忘者。傳曰。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易曰。君子教思無窮。咨保民無疆。孟子曰。大人勞心勞心者治人。又曰。教稼明倫。勞來匡直。聖人之憂民如此。則君不能一日忘民。民豈可一日忘君哉。天地生萬物。天子養萬民。天地有憾之處。如雨暘失時。則爲之修省祈禱。年不順成。則爲之發帑軫恤。無事則籌積貯備荒歉。有警則緝奸匪以靖

地方民所不能必得於天地者。皆可望救於君。且農桑畜牧。井井區畫。孝友睦姻。淳淳勸勉。民所望於父母之訓誨。而不能盡者。皆可以得之於君。且戶禁私派。永豁窮丁。蠲租減賦。驅除匪類。保全良民。胥役不擾。鼠竊潛消。豪強斂迹。勢宦不行。凡官司之興利除弊。無非君之令行禁止。田夫野老。雖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日履地。而不知地之厚。舉其大概。固無日不在昊天罔極中也。

農工商賈。不見九重宮闕。而四海之廣。萬民之衆。得以相安相樂。以恬以熙。羣享太平無事之福者。何。一非大君之賜哉。勞農勸相之舉行。水利河渠之興修。魚鹽山海之公其利。時使薄斂之著。爲經。爲民開衣食之源。時食用禮。等威上下之有制。爲民

節衣食之流。爲之條教。而興孝與弟。爲之誥令。而節性防淫。親親長長之各安其性。鼠牙雀角之各釋其事。害至而爲之禦。患至而爲之防。鋤強暴以安良善。修武備以固疆宇。擔夫牧豎。鰥寡孤獨。疲癯殘疾。毋令失所。事事皆帝力。卽人人沐君恩也。惟願芸芸而生者。咸知君恩。而油然而生愛戴之心。肅然起忠敬之意。農工商賈。各安其業。早完國課。守公奉法。不作奸慝。以奸刑憲。不逞私智。以亂王章。敬官長所以報君恩。凜國法所以酬帝德。君之養民如天。則民事君如事天。錫福者君王受福者萬民也。

高繼成先生有田百畝。租入必先輸賦。曰。草莽中惟此有君臣之義。以上三條。出言行彙纂。

一本以作

謝作遺規補

卷五

七

明遠堂

世風不古。民情漸薄。感君恩而圖報。稱以祇為居官受祿之
 士大夫言。於小民無甚關切也。賀陽亭先生發明小民於君
 臣一倫甚切。王朗川所纂三則。尤為周至。附錄之以曉愚氓。
 六諭颺言曰。拜佛朝山。空勞奔走。不若堂前孝順父母。老宿
 官人見他須讓。不謂之曲尊敬長上。土長土生。姓張姓李。總
 是一家和睦鄉里。光榮祖父。興起家門。沒有別法。教訓子孫。
 士農工商。皆能成家。妄想無益。各安生理。快活一世。全不
 受虧。若要如此。毋作非為。

六諭颺言。鄉民最易動聽。賀文忠自幼熟聞。故入相後。以此
 致啟於父母官。及鄰里親族也。

陳容駟曰。士大夫或累代科第。或崛起發越。不再傳而凌替。說

者或以為風水。或以為陰德。事誠有之。究其實而可據者。則在
 子孫之賢否。而子孫賢否。尤視乎祖父之貽謀。何也。子弟之習
 尚。視乎父兄。故身教為先。所謂留好樣於兒孫也。

仕宦之家。其子弟更有異。隨父兄宦遊。見聞不患其不廣。人事
 不患其不熟。議論不患其不高。然虛驕之氣。未盡去也。夫門第
 之不足恃也久矣。立見行已。一事有失。則人之責備。較他人為
 倍嚴。蓋門高則驕氣逼人。族盛則人所共忌。少有微疵。眾共指
 之。必其學能加勤。行能加勵。僅得比常人耳。

人情於子弟。魯鈍則憎惡之。俊敏則愛惜之。不知魯鈍者。猶不
 敢有悖慢之心。或可免狂妄之行。惟聰敏巧慧者。才足濟惡。貴
 益長傲。人以為可喜。我正以為可懼也。倘不預加防檢。絕淨

川登見補

卷二續鳴序雜啓

七

明遠堂

誇則傲誕之氣漸長。謙謹之意絕無。溺愛過甚。人人從旁竊笑。而進見時。反稱頌不已。誰則於貴人前。言其子孫之不肖。更或自以子孫爲賢。以人言爲誣。雖彌天之惡。祖父既不覺察。母氏又曲護其短。是故黨羣小以凌人。飾浮僞以致詞。顛倒事理。曲庇犯法。卽因家世餘緒。可得一官。而凌虐傲慢。縱情敗檢。既乖家訓。必干國法。故共叔之死。母實殺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也。詒謀之善。何如先文公言。居家有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劉元城云。人家子弟。寧共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故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之。又積善以潤之。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少律之以嚴繩之以法。則長無不肖之悔矣。

子孫秉賦有明昧。有厚薄。擇其勤敏者。勵之以詩書。嫻之以禮義。教之以謙退。迪之以忠君愛國之大義。覺之以論理論治之格言。俟其確有見地。然後出而用世。爲國家宣猷樹績。庶可報國恩。而振家聲。其資質庸下者。使之耕讀鄉居可也。

無慚形影。方爲學。欲砥廉隅。正在貧。得意時少說幾句。會心處多讀數行。士君子一言當百。不可多言取厭。虛言取薄。輕言取侮。不實心不成事。不虛心不知事。

戶牖不掛假山水。書室常懸真地圖。假山水景致雖佳。不如真輿圖卽近知遠。不出戶庭而知天下情形。所以貴於左圖右史也。

高深甫尊生箋

公名濂字深甫浙江杭州人

謹按節飲食以養身省嗜慾以養心皆所以衛生而惟恐其損傷故謂之尊生也高君所著八箋本為修養家說法而名之曰尊生正合衛生之義今所錄者雖兼及釋老家言而於聖賢誠中形外之理正心修身之道意可參觀理不相悖學者即此可以得衛生真諦毋以其為修養家言而忽之未載處境濟世諸條尤見心無愧作有濟民物非釋老之談玄說空比也

不怨天不尤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心境何等平靜世人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事即怨天心忿志勞無一時之寧泰是豈安命順時之道

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心不可不憂

二條該括聖賢修身立命率性修道之工夫絕非釋老空寂放誕之異論

佛言苦樂逆順道在其中夫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聖賢隨遇而安何有苦樂逆順之異苦樂逆順以吾道處之則無不可

此即素位而行之境地無不自得之學問也
衣垢不渝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渝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吾人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限者命也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則常不足惟介以植內和

以應外聽其自來以安命也。

泛交不若寡交多求不若慎守。

人心思火則體熱思水則體寒怒則髮豎驚則汗滴懼則肉顫
愧則面赤悲則淚出慌則心跳氣則麻痺言酸則垂涎言臭則
吐唾言喜則笑言哀則哭笑則貌妍哭則貌媿又若日有所見
夜必夢擾日有所思夜必譫語夢交則泄精氣怒則發狂此皆
因心而生者也人可於靈君使令一刻不在絳宮以統百屬乎
病從心生咎皆自取此即聖賢內省不疚養心莫善於寡欲
之義。

惡人害賢猶仰天吐唾唾不至天還墮自身。
惡人害善人還以自善仰天吐唾之喻甚精切。

人居塵世難免營求雖有營求之事而無必得之心則有得無
得心常安泰與物同求而不同貪與物同得而不同積不貪即
少憂不積則無失迹雖同人。心常異俗。

寒山子曰修性之道除嗜去慾。普神保和所以省累也。內抑其
心外檢其身所以寡過也。先人後己知柔守謙所以安身也。善
推於人。不善歸己。所以養德也。功不在大。過不在小。所以積功
也。然後內行充而道在我矣。

益州父老曰。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使心不亂。求心不
狂。思不貪。嗜慾不著。迷惑則心先無病矣。心若無病。難。五臟六
腑雖有病。不難療矣。

北宮子曰。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庇其

蓬室若廣夏之蔭。乘其輶輅。若文軒之飾。終身怡然。不知其爲貧也。

稽叔夜云。服藥求汗。或有勿獲。愧情一發。益然流溢。是皆情發於中。而形於外也。因知喜怒哀樂。寧不傷人。故心不撓者。神不疲。則氣不亂。氣不亂。則身泰壽延矣。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凶。

文中子曰。能尊生。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

陳山人逍遙說曰。治亂運也。賢否道也。壽夭數也。遇不遇時也。世有才智。不相上下。而所遇頓殊。覽此。足以自慰。

東坡居士曰。自今日已往。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可不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

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袁氏世箴。仕者事上官如畏。友視吏胥如僕隸。撫良民如子弟。則無往而非學矣。居家者。事親如君。敬尊屬如上官。待兄弟如親賓。同儕慈幼。少恤耕役。如百姓。御奔走使令。如吏卒。而少加寬焉。是亦爲政矣。

貪生畏死。人與物同也。愛戀親屬。人與物同也。當殺戮而痛苦。人與物同也。所不同者。人有知。物無知。人能言。物不能言。人之力強。物之力微。物以其無智。不能庇身。以其不能言。不能告誡。因謂物之貪生。與我輕重不等。遂殺而食之。凡一飲一食。不得肉則不美。至於辨一食。又不止殺一物也。食鳩鵠鶴雀者。殺十餘命。方得一羹。食蚌蛤蝦蚬者。殺百餘命。方得一羹。又有好美

味求適意者。則不止據現在之物。順平常之理。殺而食之。或驅役奴隸。遠致異品。或畜養雞魚犬兔。擇肥而旋殺。生蟹投糟。欲味入。鯁魚造膾。欲有經紋。聚岸燒蚌。環火逼羊。開腹取胎。刺喉瀝血。炭炙鷲掌。血積掌厚。祇求味美。罔知造孽。互相效尤。以為飲食。合當如此。深思痛念。能不驚懼。

佛言。受即是空。受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筋即空。出多騶從。既到即空。終日遊觀。既歸即空。惟為善事。既畢。其勤勞即空。而善業是在。為惡事。既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具在。若深悟此理。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冤債。出可隨分。無勞心苦入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勉為。無懈意。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縱怨讐之罪。

救災救難。不如防之為易。療疾治病。不如避之為吉。今人不思防之於先。而思救之於後。不思避之於先。而務藥之於後。何見之左也。

君子之於善也。無小而崇。於惡也。無微而不改。改惡從善。是藥餌也。有德者。雖處幽暗。不敢為非。雖居榮祿。常虞為惡。外無殘暴之事。內無疾病之侵矣。

象山要語曰。精神不運則愚。血脈不運則病。天之助人為善也。至快至周。而畧無毫髮之或慳。天之報人之惡也。亦至信至密。而畧無毫髮之或漏。遠考遠計。當自見爾。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懼。以責入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凡人傷巧則可悔之事多守拙則可悔之事少。

知止自能除妄想安貧須要禁奢心良田千頃日食二升大厦千間夜眠八尺。

治生莫若節用養生莫若寡慾。

瓦盆注酒與傾金注酒同一醉也。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牀莞簟與繡衾玉枕同一寢也。布袍蒲絮與貂裘狐貉同一煖也。蔬食菜羹與烹龍炮鳳同一飽也。如此則貧賤富貴可以一視矣。

小人詐而巧似是而非故人悅之者眾君子誠而拙似迂而直故人知之者寡。

枚乘曰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為。

顧東橋公著左右二警詞左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任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右曰好辨以招尤不若訥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素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以誨妬不若韜智以示拙。

崔子玉座右銘曰毋道人之短毋忌人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毋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藏在涅貴不淄暖曖内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范堯夫布衾銘曰藜藿之甘綿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

之孔易享之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必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筆瓢。百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奢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龍舒居士曰。人生時。父母妻子。屋宅田園。牛羊車馬。以至微細等物。不問大小。或祖傳於己。或自己營為而得。或子孫或他人為己積累而得。色色無非己物。窗紙雖微。被人搥破。猶有怒心。一針雖小。被人將去。猶有各意。倉箱既盈。心猶不足。舉眼動步。無非着愛。一宿在外。已念其家。一僕未歸。已憂其失。種種無不掛懷。一日大限來到。盡皆拋去。雖我此身。亦棄物也。况身外者乎。靜言思之。恍如一夢。莊子云。有大覺者。然後知此其大夢也。

福生於清儉。德生於謙退。道生於安靜。命生於慈和。愚生於多慾。禍生於多貪。過生於輕慢。罪生於不仁。戒眼莫視他非。戒口莫談他短。戒念莫入貪淫。戒身莫隨惡伴。無益之言莫妄說。不己事莫妄為。尊君王孝父母。禮賢能奉有德。別賢愚恕無識。順物來而勿拒。物既去而不追。身未遇而勿望。事已過而勿思。聰明多昧暗。算計失便宜。損人終有失。倚勢禍相隨。戒之在心。守之在志。為不節而亾家。因不廉而失位。勸君自警於生平。可歎可警而可畏。上臨之以天神。下察之以地祇。明有王法相繼。暗有鬼神相隨。惟正可守。心不可欺。人生太閒。則邪念竊生。太忙。則真性不見。故士君子不可不抱虛生之憂。亦不可不知有生之樂。

治家最忌生奢。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吝。人多不知也。鄙吝之極。必生奢男。

或問希夷求持身之術。希夷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往。

俗情濃豔處。淡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牽絆處。斬得下。斯學問得力處。

清修之士。與無厭之徒。往往好言貧。但貧一也。守之則高。談之則俗。胡文定公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

讀書不學聖賢。爲鉛槧備。居官不愛子民。爲衣冠盜。講學不尚躬行。爲口頭禪。富貴不思種德。爲眼前花。

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勸強不言威。事上致敬。不言

屈已。禮賢下士。不言忘勢。

總看得數者。皆道理所當然。職分所當盡。不然則意見之私。則狗飾之念。皆於官箴有忝。

饑寒所逼。雖志士未免求人。但求之有道。患難所臨。卽聖人亦有死地。顧死之有名。

喜以文字詈人者。巫蠱之見也。喜以文字誅人者。星相之術也。炎涼之態。富貴更甚於貧賤。妬忌之心。骨肉更甚於外人。此處若不當以冷眼。御以平氣。鮮不日坐煩惱障中矣。

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爲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必有奇窮。做人無一點真懇念頭。便成箇偽字。事事皆虛。涉世少一段靈活機趣。便是箇木人。處處有碍。

逆我者只消寧耐片時。便到順境。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忍亦有辨。畏勢而忍者。不足爲忍。無可畏之勢而忍者。是真能忍者。

天下可憐之人。皆不自憐之人。故曰。無爲人所憐。天下可愛之物。皆人所共愛之物。故曰。不奪人所好。

朱叔元曰。舉事毋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

論名節。則緩急之事小。較生死。則名節之論微。

聰明本是陰隲助。陰隲引入聰明路。不行陰隲。使聰明。聰明反被聰明悞。

向於壁間見此四語。不知何出。細玩有味。可以喚醒世之自逞聰明。不講心地者矣。

有問明道先生。神仙之說有諸。曰。白日飛昇之類。則未之見。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

餘千簷應之。自少有志經世之學。淹貫六藝。旁綜史氏。百家言。及先儒治心養性之學。曰。吾之身存。乃得以究吾之學。則道家所謂留神保氣者。不得而畧也。或曰。子儒者從事如此。得無聖門所不取乎。應之曰。人所以有生者。受命於天也。儒者欲全其所予之理。道家欲全其所賦之氣。理與氣。豈二物耶。吾所謂養其生者。非獨以晉吾氣也。欲氣之神明。有以充其實理之光。大也。鄉黨一章。其言服食起居之法。甚備。非以安其身者。固所以保其性與。惟聖賢行之於日用之常。而道家雜之以數術。於是

為不同爾。

真西山有衛生歌。即此義也。

薛文清曰。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為。可以延壽。強壯者。恃其強壯。恣意傷生。則禍可立待。豈非命雖在天。而立命在己歟。

人咸以無病無事為福。究而論之。病不可多耳。亦不能無事。不可多耳。亦不可無。固有因無病。則流於縱肆。無事。則狂於怠荒者矣。時有病。則知所儆戒。或有事。則有所操持。保身保家。未必不自有病有事中來。未可樂以無病無事為福也。

鄭子元在翰林外補十餘年。不得賜環。侘傺無聊。遂成心疾。問真空寺僧治之。僧曰。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妄想有三。

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乃畏首畏尾。猶豫不決。此現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名遂。告老歸田。或期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未來妄想也。能照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

釋家清淨說法。即儒者養心正論。官場對症藥也。

千般營運。不如淺種深耕。死後披麻。不如在生孝順。結義他人。不如周全骨肉。買命放生。不如存心戒殺。發願修行。不如還了宿債。千般計較。不如本分為人。

多行陰騭事。莫作身後冤。陰騭不在修寺設醮。誦經念佛也。在

自己不肯昧心欺人。當樹隱處。勉力行之。利濟人物。但行濟人
之事。不可存望報之心。

行善不求知。濟人不望報。所以謂之陰騭。眼前作惡。卽身後
冤也。周蓮峯曰。仕宦勢豪家。尤多此冤。

爭名利。要審自家分量。不要眼熱別人。更生妬忌之念。撐門戶
要算自己來路。不要步趨別人。妄生拉扯之計。

曹月川構勤苦齋。書其戶曰。勤勤勤。不勤難爲人上人。苦苦苦
不苦。如何通今古。喜談人善。惡稱人惡。有稱人善者。喜動顏色。
問其始末。記念不忘。有稱人惡者。佯若不聞。或舉言以沮之。終
身不以語人。

韓文公曰。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爲善。雖有

形迹。然對症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

凡勸人而使人有所感動。雖無奇功。久必有效。

世人動口塵世苦海。不知雲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鳥笑。谷谷
樵謳。世並不塵。海並不苦。彼爲榮利纏縛。自尋塵苦耳。

知足歌云。思量事累苦。閒著便是福。思量饑寒苦。飽暖便是福。
思量疾病苦。康健便是福。思量危難苦。平安便是福。思量監禁
苦。安居便是福。思量死來苦。活著便是福。也不必高官厚祿。也
不必堆金積玉。看來一日之間。許多自然之福。只因看不破。終
日自蹙蹙。本是無事人。討得惱心曲。本是溫飽人。弄得缺衣食。
本是強健人。縱得病拘束。本是平安人。惹得危險辱。本是長壽
人。作得死催促。世間有幾人。會享自然福。我勸世間人。不要不

知足。

湖南山中農家壁上有詩四絕。不知作者爲誰。意甚警策。一曰。鵲噪非爲喜。鴉鳴豈是凶。人間凶與吉。不在鳥聲中。二曰。耕牛無宿草。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三曰。翠死因毛貴。龜亡爲殼靈。不如無用物。安樂過平生。四曰。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二心。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

壁上詩句。書者無心。看而動念。未必無益。是亦以善及人也。若滿壁淫詞亂道者。作孽亦不少矣。

王伯大四留銘。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

寇萊公六悔銘。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後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陸平泉方便名言。人皆要便宜。我獨學喫虧。非人皆伶俐。非我獨癡呆。我使人不便。我宜人不宜。誰人肯喫虧。循環相報施。縱人不還報。彼蒼安能欺。我見便宜者。往往多喫虧。身命多短折。子孫隨式微。挾智逞詐術。乘權恣營爲。那知冥冥中。盈滿禍相依。我見喫虧人。往往多便宜。知白務守黑。知雄務守雌。那知冥冥中。謙虛福所歸。使人乃自便宜。人乃自宜。命緣本淺薄。積善天可移。若復造惡孽。凶禍當益滋。如彼富貴人。更須學喫虧。同生天地間。我獨享榮肥。須有大功德。可以留天禧。卽如尋常人。福澤難久居。况復愛便宜。鬼神將矚之。近身遠兒孫。悔後將安

追我勸富貴人更須學喫虧

尋方便在濟貧。饑寒良可憫。推解莫厭頻。尋方便在敬老。光景逼桑榆。居食須安飽。尋方便在解紛。羣小喜相構。調和仗端人。尋方便在申枉。鑿彼覆盆窻。周全脫羅網。尋方便在憐才。美哉後來儔。勿惜齒牙推。尋方便在矜愚。昏柔莫輕侮。啟翼須勤劬。尋方便在恤孤。伶仃悵無依。顛危亟相扶。尋方便在撫下。僕役皆人子。百事從寬大。尋方便在掩骸。白骨雖已朽。游魂實堪哀。尋方便在除惡。寧獨忍斯人。惡誅良民樂。

言淺而義該。人人當行。時時可行。於居官尤切。

勸世人九不得。云好事本該做。私心做不得。你若做好事。別人

分不得。忤逆不孝。順天理容不得。閭里不和睦。人情恕不得。王法鎮乾坤。犯了饒不得。田園千萬頃。惹禍保不得。銀錢堆滿屋。臨死帶不得。靈前陳水陸。一箸動不得。命運不作主。却也強不得。

陳眉公醒世三十六語。一生都是命安排。求甚麼。命裏有時終須有。鑽甚麼。前途止有這些路。急甚麼。不禮爹娘禮世尊。諂甚麼。弟兄姊妹皆同氣。爭甚麼。榮華富貴眼前花。戀甚麼。兒孫自有兒孫福。愁甚麼。奴僕也是爹娘生。凌甚麼。當權若不行方便。逞甚麼。公門裏面好修行。兇甚麼。刀筆殺人終自殺。咬甚麼。舉頭三尺有神明。欺甚麼。文章自古無憑據。誇甚麼。他家富貴生前定。妬甚麼。前生作孽今

受苦怨甚麼。補破遮寒暖卽休。擺甚麼。纔過咽喉成何物。饑甚麼。死後一文將不去。怪甚麼。前人田地後人收。占甚麼。聰明反被聰明悞。巧甚麼。虛言折盡平生福。誑甚麼。贏了官事輸了錢。訟甚麼。是非到底自分明。辨甚麼。人世難逢開口笑。惱甚麼。暗裏催君骨髓枯。淫甚麼。十箇下場九箇輸。賭甚麼。得便宜處失便宜。貪甚麼。治家勤儉勝求人。奢甚麼。人爭閑氣一場空。恨甚麼。惡人自有惡人磨。憎甚麼。冤冤相報幾時休。讐甚麼。人生何處不相逢。狠甚麼。世事真如一局棋。算甚麼。誰人保得常無事。誚甚麼。穴在人心不在山。謀甚麼。欺人是禍。饒人是福。卜甚麼。語皆淺近。最易動人。故曰醒世。

劉念臺曰。爭忿最難忍。若忍得過去。却有許多受用。不能忍而致患禍。所謂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也。苟念及此。忿心自息。歲逢水旱。流離滿道。仁人君子。諒皆垂慈。然非虛爲歎息已也。或曰。俟其有而與之。何時是有待其有也。骨已朽矣。分一二口食積之。亦可救饑。施一二文錢積之。亦可度命。若以善門難開。恐其不繼。密持錢米於流民往來之地。隨緣給之。老幼殘疾者。加之。不居名。不露相。救得一人。是一人。施得一日。是一日。囊罄則止。何慮其不繼也。問欲救人而財物不能。奈何。曰。救人不徒在財物。或待白其冤。或解釋其事。或以一人倡眾人。或以此勸掖富貴有力者爲之。皆救人大德也。

節吾一日之肥甘。以飽枵腹。其爲肥甘孰大焉。省吾一衣之文繡。以蓋裂膚。其爲文繡也更美焉。減吾一事之玩好。以濟無聊。其爲玩好尤佳焉。

或問吾人處世。思前慮後。有許多勾當。未免爲慮。奈何。心齋先生曰。何不以不了了之。了心之法。隨身有無。隨身豐儉。高還高。下還下。有餘還有餘。不足還不足。一毫不起非妄之想。分外之求。則身家之念。一時俱了。若不於了處了。只在事上討求完全稱意。日出事生。終身更無了期。

隨遇而安。不弄巧不強求。皆了心之謂也。

人只言人心難料。不知自心更難料。人只言人心不平。不知自心更不平。識得自心。方可說人心。

無病之身。不知其樂也。病生始知無病之樂矣。無事之家。不知其福也。事至始知無事之福矣。

命由心造。今人多將一生妻財子祿。及流年月建。預推一冊。以爲左券。如命該顯達者。自謂必得功名。詩書不必苦讀也。命該富饒者。自致豐亨。食用不必經營也。一生無禍者。竟放心行險。恃以無恐也。終身少病者。遂恣意荒淫。可保無虞也。是命章命人。隳志失業。不加修省。何其拘泥不通也。是猶炊飯待火。而不知其有燈也。故命之一字。夫子罕言之。

心不光明。點甚燈。意不公平。看甚經。大秤小斗。喫甚素。不孝父母。齋甚僧。妙藥難醫。冤業病。橫財不富。命窮人。相傳爲東漢帝語。

語甚警切。足以喚醒愚惑。

常與一老布衣。平時奸狡。自號清客。書門對一聯云。心中無半點事。眼前有十二孫。其隣人嘲之。續其下云。心中無半點事。兩

訓俗遺規補卷之上終

訓俗遺規補卷之下

桂林陳宏謀榕門輯

子鍾珂
姪鍾琛

孫蘭森同編校

張圃翁聰訓齋語

恒產瑣言附
公名英。字敦復。號圃翁。安徽桐城人。康熙丁未進士。由翰林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諡文端。

謹按周書云。聰聽祖考之懿訓。先知稼穡之艱難。蓋祖父閱歷艱難。子弟席父兄之勢。安常處訓。漸忘艱難。困苦之事。至於田土稼穡。則尤視為鄙俗事。而不知務矣。張文端公所著聰訓齋語。恆產瑣言。無非望子弟恪遵先訓。知稼穡艱難。為之耳提面命。今者仕宦盈門。已歷數代。而其子弟皆樸純謹厚。一秉祖訓。未見有虛誇浮

靡之習。此海內所共推也。至於文端公及文和公兩世相國。處世悉秉謙和。居鄉惟崇篤厚。官情恬退。學術純雅。見於政事文章者。不可勝數。錄其教家涉世諸條。爲今之宦族勸。噫。宦族如此。士庶之家。更當勉矣。故以補於訓俗也。

閒適無事。飽煖衣食。鎮日不親書卷。心思無所棲泊。勢必神情顛倒。妄想生嗔。處逆境不樂。處順境亦不樂也。

不讀書者。心中無主。見識不廣。故有此患。

自來拂意之事。自不讀書者見之。似爲我所獨遭。極其難堪。不知古人拂意之事。有百倍於此者。卽如東坡先生。當時憂讒畏譏。困頓轉徙。潮惠之間。跣足涉水。居近牛欄。是何如境地。又如

白香山之無詞。陸放翁之忍饑。此皆千載聞人。而所遇皆如此。誠一平心靜觀。則人間拂意之事。可以渙然冰釋。若不讀書者。但見我所遭甚苦。怨尤日積。嗔怒不寧。其苦更甚。故讀書可以增長道心。爲頤養第一事也。

庸人多求多欲。不循理不安命。多求而不得則苦。多欲而不遂則苦。不循理則行多窒礙而苦。不安命則意多怨望而苦。是以跼天躋地。行險徼幸。如衣敝絮。行荆棘中。安知有康衢坦途之樂。

安寢乃人生最樂。冬夜以二鼓爲度。暑月以一更爲度。每笑人長夜酣飲不休。謂之消夜。夫人終日勞勞。夜則宴息。何以消爲。入夏早起。天地清旭。神清氣爽。有事可爲。失之可惜。廢時失業。

人不知覺耳。

景行錄云。觀寢興之早晚。可識人家之興替。

居家最宜早起。倘日高客至。童則垢面。婢則蓬頭。庭除未掃。竈突猶寒。家長晏起。一家奴僕。其爲奸盜詐僞。何所不至。

向晦休息。晝夜之道。人事之常。有事不暇假寐。情非得已。夜何用消。且一日之計在於寅。俾晝作夜。神昏顛倒。不祥之象。居家居官。均宜戒此。

人家童僕。不宜多畜。但有得力二三人。訓諭有方。使令得宜。未嘗不得兼人之用。太多則彼此相譏。恩養必不能周。教訓不能及。反不得其力。且此輩當家道盛。則倚勢作非。招尤結怨。家道替。則飛揚跋扈。反唇賣王。勢所必至。子欲令家僕皆各治生業。

可省遊手遊食之弊。不至於冗食爲非也。

宦後僕多。勢難使之枵腹。服役各有營業。庶幾衣食不缺。不

至於倚勢非爲。亦定備緩急之用。不至於流落逃散。

昔人論致壽之道。曰慈。曰儉。曰和。曰靜。人能慈心於物。不爲一切害人之事。卽一言有損於人。亦不輕發。推之戒殺生。以惜物命。慎剪伐。以養天和。無論冥報不爽。卽胸中一段吉祥愷悌之氣。自然災沴不干。可以長齡矣。人生福享。皆有分數。惜福之人。福常有餘。暴殄之人。易至罄竭。老氏以儉爲寶。不止財用當儉。一切事。常思節儉省約之義。方有餘地。

珍異之物。決不可好。磁器尤不當過求精美。磁佳者必脆薄。一醜值數十金。童僕捧持。易致失手。朋客歡譙。亦鮮樂趣。此物在

席賓主咸有戒心。何適意之有。磁取厚而中等者。縱有傾跌。亦不甚惜。斯爲得中之道也。海內有名玩器。皆不可蓄。從來買禍。招尤尤所不免。

貴異物而賤用物。作無益而害有益。皆好古玩者之惑也。

予於歸田之後。誓不著緞。不食人葷。惟著絨褐。山繭。文布。湖紬。期於適體養性。冬則羔裘。夏則焦葛。一切珍裘細縠。悉屏棄之。不使外物妨我坐起也。吾鄉米價一石不過四錢。今服履價已倍之。是一人而兼百餘人糊口之具。乃竟以爲日用尋常之物。無論物力不及。卽及亦不當爲。故深以爲戒。

惜費之事小。惜福之理甚大。

予性不愛觀劇。在京師一席之費。動踰數十金。徒有應酬之勞。

絕無酣適之趣。不若以其費濟困賑急。爲人我利溥也。六旬之期。老妻禮佛。因念誕日。例當設梨園宴親友。吾家既不爲此。胡不將此費製棉衣袴百領。以施道路饑寒之人乎。予笑而許之。京官優觴。一日酌應糜費。祇見其苦。未見其樂也。至於鄉居。若有稱慶演劇之事。近村男婦老幼。羣赴劇場。廢時失業。本村款待費累。更不可言。莫如將演劇之費。置衣推食。以濟饑寒之人。如有力。或將應修橋路。獨力修葺。永利行人。其爲慶祝也。不更大乎。是當師文端公之意。而推廣行之者也。

人生適意之事。有三。曰貴。曰富。曰多子孫。然是三者。善處之則爲福。不善處之則足爲累也。夫高位者責備之地。怨尤之府。利害之關。憂患之場。謗訕之的。有榮則必有辱。有得則必有失。

有進則必有退。有親則必有疎。惟使已無大遺過。而外來者。平淡視之。此處貴之道也。夫人厚積。則必有親戚之請求。貧窮之怨望。童僕之奸騙。大而盜賊之劫取。小而穿窬之鼠竊。經商之虧折。行路之失脫。田禾之災傷。攘奪之爭訟。子弟之浪費。種種之苦。貧者不知。惟富厚者兼而有之。人能知富之爲累。則取之當廉。而不必厚積。以招怨。視之當淡。而不必深恃。以累心思。我既有此財貨。彼貧窮者不取我。而我取誰。儉於居身。而裕於接物。概於取利。而謹於蓋藏。此處富之道也。子孫之累尤多。少小則有疾病之累。稍長則有功名之慮。浮奢不善治家之慮。納交匪類之慮。一離膝下。則有道路寒暑饑渴之慮。以至由子而孫。展轉無窮。年壽既高。子息蕃衍。焉能保其無疾病痛楚之事。

賢愚不齊。升沉各異。聚散無恒。憂樂自別。但當教之孝友。教之謙讓。教之立品。教之讀書。教之擇友。教之養身。教之儉用。教之作家。其成敗利鈍。父母不必過爲縈心。聚散苦樂。父母不必憂念。成敗但視。已無甚刻薄。後人當無悖出之患。已無大偏私。後人當無攘奪之患。已無甚貪婪。後人當無蕩盡之患。至於天行之數。稟賦之愚。有才而不遇。無因而致疾。延良醫。慎調治。延良師。謹教訓。父母之責盡矣。父母之心盡矣。此處子孫之道也。鄉里間。荷擔負販。及傭工小人。切不可取其便宜。此種人所爭。不過數文。我輩視之甚輕。而彼之含怨甚重。每有愚人見省得一文。以爲得計。而不知此種人。心忿口碑。所損實大也。待下我。一等之人。言語辭氣。最爲要緊。此事甚不費錢。然彼人受之。同。

言俗遺夫
於實惠只在精神照料得來不可憚煩易所謂勞謙是也

昔人有戒飯不嚼便噉路不看便走話不想便說事不思便做
洵為格言予益之曰友不擇便交氣不忍便動財不審便取衣
不慎便脫推而廣之其義無窮

與人相交一言一事皆須有益於人便是善人予偶以忌辰著
朝服出門巷口見一人遙呼曰今日是忌辰予急易之雖不識
其人而心感之如此等事在彼無絲毫之損而於人為有益人
能處心積慮一言一動皆思益人而痛戒損人其人必為天地
之所佑鬼神之所服此理之最易見者也

世家大族稍能謙謹儉素人不見稱則曰世道不古世家子弟
難做此未深明於人情物理之故者也里閭之間信世俗之言

不過曰漸不可長不過曰後將更甚是大不然人孰無天理良
心是非公道揆之天道有滿損虛益之義揆之鬼神有虧盈福
謙之理自古只聞忍與謙足以消無窮之災悔未聞忍與謙翻
以釀後來之禍患也欲行忍讓之道先須從小事做起受得小
氣則不至於受大氣喫得小虧則不至喫大虧凡事最不可想
占便宜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便宜者天下之所共爭也我一
人據之則怨萃於我矣我失便宜則眾怨消矣故終身失便宜
乃終身得便宜也

世俗謂讓入則人欺之有尊長戒其卑幼無多讓者極為亂道
以世俗論富貴家子弟理不當為人所侮稍有拂意便自謂我
何如人而彼敢如是以加我從傍人不知義理用一二言挑逗

之遂爾氣填胸臆奮不顧身全不思富貴者眾射之的也羣妬之媒也諺曰一家溫飽千家怨忿惟當撫躬自返我所得於天者已多彼同生天壤或係親戚或同里閭而失意如此我不讓彼彼顧肯讓我不乎嘗持此心深明此理自然心平氣和即有拂意之事逆耳之言如浮雲行空與吾無涉願以此為熱火世界一帖清涼散也

仕宦之日雖極清苦畢竟畧有交際子弟習見習聞由之不察若以此作田舍度日之計則立見其仆蹶不可不深長思者也人生第一件事莫如安分分者我所得於天多寡之數也古人以得天少者謂之數奇謂之不偶可以識其義矣董子曰與之齒者去其角附之翼者兩其足嗇於此而豐於彼理有乘除事

無兼美每從旁冷觀未有能越此範圍者

恆產瑣言

三代而上田以井授雖至貴鉅富求數百畝之田貽子及孫不可得也後世既得給價書契而買之矣國家版圖聽人畫界分疆使後人善守而不輕棄財子孫百世斷不能為他人所有深念及此其不思所以保之哉

天下之物有新有故屋久而頹衣久而敝滅獲牛馬服役久而老且死獨田之為物雖百千年常新即農力不勤土做產薄一經糞溉則新矣或荒蕪草宅一經墾闢則新矣多興陂池則枯者可以使之潤勤薈茶蓼則瘠者可以使之肥百古及今無有柘蠹頹壞之慮是洵可寶也

一本財作則

予與友人陸子洵若談及謀生之計。陸子曰。予閱世故多矣。典質貿易。權子母。斷無久而不弊之理。始雖乍獲厚利。終必化爲子虛。惟田產房屋二者。可持以久遠。以二者較之。房舍又不如田產。何以言之。房產乃向人索租錢。長短不一。易有爭較之事。佃戶秋穀登場。必先完田主之租。而後分給私債。取其所本有。而非索其所無。與者受者。皆可不勞。且力田皆愿民。與市廛商賈之倭健者不同。以此思之。房產殆不如也。予至今有味乎陸子之言。

今人家子弟。鮮衣怒馬。恆舞酣歌。一裘之費。動至數十金。一席之費。動至數金。不思吾鄉十餘年來。穀賤。竭十餘石穀。不足供一筵。渴百餘石穀。不足供一衣。安知農家作苦終年。霑體塗足。

豈易得此百石。况且水旱不時。一年收穫。不能保諸來年。以如玉如珠之物。而賤價糶之。以供一裘一席之費。豈不深可懼哉。古人有言。惟土物愛厥心臧。故子弟不可不令其目擊田家之苦。開倉糶穀時。當令其持籌。使稍有知覺。當不忍於浪擲。奈何深居簡出。但知飽食煖衣。絕不念物力之可惜。而泥沙委之哉。天下貨財。所積則時時有水火盜賊之憂。珍異之物。尤易招尤。速禍。草野之人。有十金之積。而不能高枕而臥。獨有田產。不憂水火。不憂盜賊。雖有強暴之人。不能竟奪尺寸。雖有萬鈞之力。亦不能負之而趨。千頃萬頃。可值萬金之產。不勞一人守護。卽有兵燹離亂。背井去鄉。事定歸來。室廬畜聚。一無可問。獨此一塊土。張姓者。仍屬張。李姓者。仍屬李。芟夷舉闢。仍爲殷實之家。

嗚呼。舉天下之物。不足較其堅固。其可不思所以保之哉。

田產出息最微。較之商賈。不及三四。然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歲計不足。世計有餘。嘗見人家子弟。厭田產之生息微。而緩羨。貿易之生息速。而饒。至鬻產以從事。斷未有不全家蕩費者。無論愚弱者不能行。即聰明強幹者。亦行之而必敗。

人思取財於人。不若取財於天地。余見放債收息者。三年五年。得其息如其所出之數。其人已嘵嘵有詞矣。不然。則怨於心。德於色。浸假而並沒其本。間有酷貧之士。得數十金。可暫行於一時。稍裕則不能矣。惟田地則不然。薄植之而薄收。厚培之而厚報。或四季而三收。或一歲而再種。中田以種稻麥。旁畦餘隴。以植麻菽。衣棉之類。有尺寸之壤。則必有錙銖之入。故曰。地不愛

寶。此言最有味。始而養其祖父。既而養其子孫。無德色。無倦容。無竭歡盡忠之願。有日新月盛之美。受之者無愧怍。享之者無他虞。雖多方以取。而無罔利之咎。不勞心力。不受人忌疾。

田產不可鬻。而世之鬻產者。比比而然。聰明者亦多為之。其根源多在債負。債負之來。由於用度不經。不知量入為出。至舉息既多。計無所出。不得不鬻累世之產。故用度不經者。債負之由也。債負者。鬻產之由也。鬻產者。饑寒之由也。欲除鬻產之根。則有陸校山量入為出之法。始無舉債之事。若一歲所入。止給一歲之用。一遇水旱。則產不可保矣。

古人之意。全在小處節儉。大處之不足。由於小處之不謹。月計不足。由於每日之用過多也。此外則有賭博狎邪侈靡。其為敗

壞者無論矣。更有因婚嫁而鬻業者。夫有男女。則必有婚嫁。只當以豐年之所積。量力治裝。奈何鬻累世仰事俯育之具。以供一時之華美。豈既婚嫁後。遂可不食而飽。不衣而溫乎。處承平之日。行量入爲出之法。自不致狼狽困頓。而爲鬻產之事。惟一遇兵燹水旱。則必逃亡。逃亡則田必荒蕪。此時賦稅必多而且急。數端相因而至。有田之家。其爲苦累。較常人更甚。此時輕棄賤鬻。以圖免追呼。必至之勢也。然天下亂離日少。太平日多。及其平定。則產業既鬻於人。向時富厚之子。今無立錫矣。此時當大有忍力咬定牙根。平時少有積蓄。或鬻衣服。或鬻簪珥。藉以完糧。打疊精神。招佃闢墾。凡百費用。盡從吝嗇。千辛萬苦。以保守先業。大約不過一二年。過此凶險。仍可耕耘收穫。不

失爲殷厚之家。譬如熬過隆冬。沍寒。春明一到。仍是柳媚花明矣。此際全看力量。

產不可鬻。而守之有道。不可不講。不善經理。付之童僕之手。任其耗蠹。積日累月。沃者變而爲瘠。潤者化而爲枯。稍瘠者化而爲石田。田瘠而畝不減。入少而賦不輕。平時僅可支持。一遇水旱催科。則立槁矣。是田本爲養生之物。變而爲累身之物。且將追怨祖父。留此累物。以貽子孫。予見此亦不少矣。然則如之何而可。欲無鬻產。當思保產。欲保產。當使盡地利。盡地利之道有二。一在擇莊佃。一在興水利。諺云。良田不如良佃。此最確論。良佃之益有三。一在耕種及時。一在培壅有力。一在畜洩有方。古人言。農最重時。早犁一月。有一月之益。故冬最良。春次之。早種

言作遺夫種
一日有一日之益。故晚禾必在秋前一日。至培壅則古人所云。百畝之糞。又云。凶年糞其田而不足。用力如此。一畝可得兩畝之入。地不加廣。畝不加增。佃有餘而主人亦利矣。畜水用水。最有緩急先後。當採則採。當待則待。當棄則棄。惟有良農老農知之。人家童僕管莊務。每喜劣佃。而不喜良佃。良佃則家必殷實。體面不肯諂媚人。且性必梗直樸野。飲食必節儉。又不聽童僕之指使。劣佃則必惰而且窮。諂媚童僕。聽其指使。以任其饕餮。種種情狀不同。此所以性喜劣佃。而不喜良佃。至主人之田疇。美惡。彼皆不顧。且又甚樂於水旱。則租不能足額。而可以任其高下。此積弊陋習。不可不知。

良佃所居。則屋宇整齊。場圃茂盛。樹木葱鬱。此皆主人童僕力

之所不能及。而良佃自爲之。劣佃則件件反是。此擇莊佃第一要務也。

禾在田中。以水爲命。諺云。肥田不敵瘦水。雖有膏腴。若水澤不足。則亦等石田矣。江南有塘有堰。古人開一畝之田。則必有一畝之水以濟之。後人狃於多雨之年。塘堰都不修治。夫塘宜深且堅固。余曾過江寧南鄉。其田最號沃壤。其塘甚小。不及半畝。詢之土人。知其深且陡。有及二丈者。故可以溉數十畝之田。而不匱。吾鄉塘最多。且大。有數畝者。有十數畝者。然淺且漏。大雨後亦不滿。稍旱則露底。田待此爲命。其何益之有哉。向後興塘築堰。必躬自閱視。若有雨之年。塘猶不滿。其爲滲漏可知。急加培築。大抵劣農性惰。見識淺陋。每徼倖於歲之多雨。而不爲預

備童僕既以此開入花帳。又不便向主人再說。一遇亢旱。田禾立槁。日積月累。田瘠莊敝。租入日少。勢必鬻變。此與水利爲第一要務也。若不知務此而止云保守前業。勢豈能由已哉。

子弟每年春秋當自在莊細看。平時無事。亦可策蹇一往。然徒往無益也。第一當知田界。田界不易識也。令老農指示一次。不能記而再三。大約五六次。便熟。有疑處。便問之。勿以曾經問過。嫌於再問。恐被人譏笑。則終身不知矣。第二當察農夫用力之勤惰。耕種之早晚。蓄積之厚薄。人畜之多寡。用度之奢儉。治田善否。以爲優劣。第三當看塘堰之堅窳淺深。以爲興作。第四察山林樹木之耗長。第五訪稻穀時值之高下。期於真知確見。若聽童僕之言。深入茅檐。一坐一飯一宿。目不見田疇。足不履阡

陌。童僕糾諸佃人。環繞喧譁。或借稻種。或借食租。或稱塘漏。或稱屋傾。以此恫喝主人。主人爲其所窘。匆遽而歸。問其疆界。則不知。問其孰勤孰惰。則不知。問其林木。則不知。問其價值。則不知。何益之有。此予少年所身歷者。至今悔之。

大約人家子弟。最不當以經理田產爲俗事鄙事。而避此名。亦不當以爲故事。而襲此名。細思此等事。較之持鉢求人。奔走囁嚅。孰得孰失。孰貴孰賤哉。

人家富貴。暫時之榮寵。所持以長子孫者。畢竟是耕讀兩字。子弟有二三千金之產。方能城居。何則。二三千金之產。豐年有百餘金之入。自薪炭蔬菜。雞豚魚蝦。醢醢之屬。親戚人情。應酬宴會之事。種種皆取辦於錢。豐年則穀賤。歉年穀亦不昂。僅可支

狼狽下一
本有若十
金以下之
業則斷不
宜城居矣
何則十六
字無况字

吾或能不致狼狽况居鄉則可以課耕數畝其租倍入可以供
入口雞豚畜之於柵蔬菜畜之於圃魚蝦畜之於澤薪炭取之
於山可以經旬累月不用數錢且鄉居則親戚應酬寡即偶有
客至亦不過具雞黍女子力作可以治紡績衣布衣策蹇驢不
必鮮華凡此皆城居之所不能且耕且讀延師訓子亦甚簡靜
囊無餘蓄何致為盜賊所窺

鄉居山水間優游俯仰復有自得之樂而無窘迫之憂人若不
深察耳果其讀書有成策名仕宦可以城居則再入城居一二
世而後宜於鄉居則再往鄉居鄉城耕讀相為循環可久可大
豈非吉祥善事哉况且世家之產在城不過取其額租其山林
湖泊之利所遺甚多此亦勢不能兼若貧而鄉居尚有遺利可

收不止田租而已此又不可不知也

王朗川四戒彙鈔

公名之銜號朗川湖南湘陰人老而好學纂書勸世

謹按酒以合歡享神禮不可廢嗣續生育色不可絕自
衣食器用以致養生送死均不能不資於財雖有仁義
之心大節所關非氣不能振興而力行也是酒色財氣
四者雖聖賢不能無亦禮教所不禁而世人之陷於刑
禍亦多因此而起王朗川之四戒彙鈔極言四者之足
以為害而總歸於四者之不可不戒戒於平日尤戒於
臨時戒於耳目之地尤戒於不聞不見之隱庶不致任
性而迷縱情而流此理欲之分即人禽之別也若竟以
此為必不可有過高矯情轉阻入改惡從善之機故即

四者之不能盡絕。益見戒心之不可稍懈矣。

觀於酒誥。知古人垂慮之遠。一獻之禮。賓主交拜。終日不醉。防酒失也。世人嗜酒無厭。失禮喪心。罵座臥衢。凌上犯法。能使士敗名官落職。農疇商賈喪貨。甚且損師腐腸。喪命亡國。范魯公戒子曰。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使謹厚性。化作凶頑類。曹月川詩曰。養性勿貪昏性水。成家宜戒破家湯。病以酒致。神以酒傷。儀以酒失。事以酒忘。家以酒耗。言以酒狂。怒以酒發。禍以酒倡。與其既醒而後悔。孰若未醉而先防。柔弱之人。得酒而暴。恬靜之人。得酒而躁。簡默之人。得酒而譁。事宜審者。酒泄之。事宜急者。酒懈之。事宜記者。酒忘之。有心病者。酒佐之。闢有癡情者。酒益之。狂皆爲酒所使。而不覺也。

酒無人不當戒。亦無事無時不當戒。

酒不顧身。色不顧病。利不顧親。氣不顧命。當其未值。孰不明知。亦能勸人。亦能自解。及當境。仍復昏迷。故稱暗昧之人。多是聰明之士。

造酒粒米。皆從農夫血汗。點滴不易。狼藉酒漿。必爲造物所忌。此飲酒折福之害也。清心治事。極其明當。一至酒醉。神思迷離。言行顛倒。此飲酒昏志之害也。流連杯酌。罔顧正業。此飲酒誤事之害也。一人飲酒。可供數人食用。此飲酒浪費之害也。醉後使酒。罵坐生事。非盡洩平生之機謀。更種他日之隱禍。此飲酒肆言之害也。嚴寒酷暑。貪杯不散。賓主服侍。厭煩勞苦。暗生咒恨。此因酒招嫌之害也。多飲嘔吐昏迷。次日滿悶吞酸。精神損

而脾胃傷。此飲酒致病之害也。更有大者。酒醉之後。不畏王法。不顧倫理。昏沉放肆。生災惹禍。及至醒後。悔已無及。身亡家破。而王法不因酒醉寬饒。此飲酒殺身之害也。

陳成卿衛生集云。醉者善念悉去。邪念熾發。醒時所必不敢爲。醉則悉爲之。醒時所不敢言。醉則悉言之。故飲而能節者。謂之太和湯。謂之忘情友。不能節者。謂之迷魂湯。謂之柔魔甘毒。耽麴蘖者。沉飲爲長夜之歡。呼盧傾百斗之樂。既醉矣。乃服葛根湯以解醒。嗜滋味者。恣意烹調。肥甘羅列。既飽矣。乃啜苦茗以疏飽。既任情於醉飽。又憑茶葛以解醒。何異揖盜入門。伏兵勦殺。直以吾腹爲戰場。損傷腸胃多矣。與其消解於後。何不適可於前。節飲食以養生。惟酒更甚。

子弟幼時。總不令飲酒。到大來不戒。而自不飲矣。每見父母哉。犢之愛。自幼誘之使飲。縱之暢飲。及至長大。遂不能禁其不飲。每於逢場登席。獻酬豪舉。自以能飲爲長。因而失儀亂德。多言僨事。或強詞奪理。戲謔傷人。皆酒所使也。由是習與性成。卽不赴席延賓。亦以杯中物爲不可少。性本聰明。而讀書之智。以酒而昏。材非愚蠢。而奮往之神。以酒而惰。所謂如醉如癡。醉生夢死者。皆自嗜酒。漸漬而成。此時父兄非不嚴加叱責。親友非不互相勸戒。而沉湎之深。已成痼疾。雖發誓自戒。不數日。而流涎難忍矣。

人於二十以內。嗜酒貪杯。則志氣昏惰。一生進步有限。迨五十以外。飯可一日不食。酒不可一日不飲。則酒已成疾。必以酒癆

而死歷數可見無一免也。

王肅家誡曰。主人飲客。視客半醉。即宜撤酒進飯。必令強飲。非敬客。乃苦客。亦害客也。倘醉而留臥。則防夜起。種種不便。嘗有渴極誤飲瓶水。傷命者。醉後欲歸。則需遣人送至其家。嘗有途次傾跌。墮溪死者。

不但好飲者當戒。強留飲者亦所當戒也。

有為主人強其多飲者。則出席長跪。稱父兄之誠。以力辭之。當無不可辭者。敬仲辭君。而况於人乎。以上酒戒

夫婦正也。然亦貴有節。若云正慾非淫。則家釀遂不醉乎。且生人終身疾病。恒從初婚時。恣情無度。多成癆怯。甚至夭亡。累婦孀苦。當思百年姻眷。終身相偶。何苦從數月內。種却一生禍根。

前輩每遇子孫將婚。必諄諄以此戒之。

夫婦之道。大倫所係。續妣祖而奉翁姑。勸內教而成家業。原非專為淫慾。若不加樽節。儘足喪命。夫婦偕老。豈非至樂。與其不恤身命。致殞青年。何如保此微軀。求諸白首。尙其慎之於早。無致後悔莫及。

不曰禁而曰戒。其義如此。

古人四十無子。然後娶妾。止為嗣續計耳。若既正室生子。則妾便不當娶。蓋得新忘故。不獨有負糟糠。而少婦老夫。亦且難言伉儷。每見富貴之家。廣蓄婢妾。恣意宣淫。一不當意。旋即擯棄。視女子之終身。有同兒戲。房幃之輕薄。自謂風流。豈知色未衰而愛已弛。閨怨最堪憐。憫年方少。而情方熾。苟行不及防閑。尙

其痛鑿勿恣荒淫。

張寧晚年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至絕嗣續。傍一妾云。誤我輩。卽陰禍也。卽遣嫁數人。留者生子。

邁年身擁多妾。誤其終身。妾不敢言。人不忍言。故曰陰禍。留者生子。此亦寡慾多男之至理也。歷觀士夫多妾無子。遺諸妾。而一妾獨生子者。往往有之。

士大夫立身行道。當以社稷蒼生民物爲己任。非清心寡慾。不能以真精神爲大經濟。乃仕宦中有把持不定者。當其初遇。不過偶用偏房。若至顯榮。遂爾滿前姿色。爭妍妬寵。踟躕周旋。五更待漏。雞鳴尙緩趨朝。案牘如山。日高未親公務。凡其經國理民之項。悉是調情綽趣之餘。若此神疲意倦之容。安有強固精

明之治。是尙不能保身以保爵。何由壽國而壽民。王法雖具。不及閨門。敬陳斯語。用肅官箴。

讀書全賴精神。精神充足。方能研窮義理。精工文藝。若志氣昏惰。力量委靡。平居旣少精銳之力。臨場安有驚奇之句。王司卽或公明。此輩難圖僥倖。曷思寒窗燈火。勤苦何爲。養氣讀書。工夫安在。乃以耽於色慾。遂爾自誤功名。所當深戒。無自受迷。婦人重在貞節。此與子孝臣忠。並垂天壤。以維持世道者也。而一生貞節。自處女始。不可有一毫玷人。若以片刻之淫。損壞終身之節。後來婚嫁。便非完體。卽能日後操家。大節依然虧損。淫惡多端。此爲最重。

孀居守節。倫化所關。方期子孫昌大。以報答之。國家有例。屬實

必建坊立石以表揚之。蓋苦節最難。蓋棺始定。若貪其姿色。誘而淫之。使婦貞水潔之操。誤於片時。不獨生者含羞陽世。死者亦痛恨九泉。返觀設想。能不寒心。至於孤寡無依。更能委曲成就。使之得全名節。其德愈厚。非但不淫之而已也。

人爲饑寒窮苦。萬不得已。將女賣人。原屬痛心切骨之事。爲人主者。當於已女看待。俟其長大。即便配偶。若以益裹食。堵前草。隨身近便。恣意淫慾。或強逼於情。實未開之先。或受虐於主母。捶楚之下。且又久遭幽閉。不使適人。此亦重於尋常淫惡。當與處女寡婦。並爲首戒者也。

家人爲義男。妻爲義婦。由主人有恩義相關也。乃好色之徒。既用家人。並漁妻色。且有母女盡遭污辱。姑媳並無完節者。雖或暫時忍隱。究竟啣恨終身。我既不以正道待人。安望彼以良心待我。自壞家法。引水入壚。種種醜行。於茲起矣。

古今一應書籍。看之皆有益。獨至淫詞豔曲。總無一句好話。偷香竊玉。機關不止千般。賣俏行姦。流毒直兼數世。庸夫俗子。爲之誑惑。學士文人。亦遭引誘。方謂風流俊逸才子。思得佳人。豈知德損行虧。衣冠已同禽獸。慾心方熾。豈能再顧綱常。惡緣既成。何暇更惜身命。皆以邪說惑世。故爾穢跡彰聞。若使留神觀看。必然盡喪人心。縱難毀板。曷先焚書。

大凡人家。必要閨門端正。閨門不正。相沿成習。不夫不婦。惟聞詬詈之聲。何尊何卑。盡蹈犬豕之行。此雖家門之隱事。已爲里巷之羞稱。既爾內行之多慚。何足親朋之見齒。尙其早戒。以正

化源。

淫念一萌便思邪緣相湊。生幻妄心。設計引誘。生機械心。少有阻礙。生嗔恨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種種善願。由此消。種種惡孽。由茲起。此森羅鐵板。必以淫為萬惡首也。

庸夫俗子。顯蹈明行。罔知顧忌。文人學士。誦習聖賢。竟爾自號風流修談。情種嬌豔。何心顧盼。輒視為有意之凝眸。深闥不無笑言。便揣摩多情之勾引。或賄不足餌。而以才誘。或直不能遂。而以巧媒。機關不止千般。流毒直兼數世。不思月下花間。為樂有限。粉白黛綠。轉眼即空。而惡因日積。顯則傾家蕩產。陰則削祿滅年。大則虧體危親。小則辱身賤行。甚而敗露觸兇。七尺之軀。頃刻作刀頭之鬼。奈世之溺於此者。動曰何傷。然殺人者殺

其一身。淫人者殺其三世。蓋穢德必彰。惡聲易播。上而殺其父母矣。中而殺其夫矣。下而殺其子女矣。無異挾白刃而剗人三世之腹。而猶謂何傷。吾誰欺欺天乎。

婢女僕婦。最易滋淫。人幾以此為家常茶飯。不知內政不肅。家道不和。大都由此。或妬妻鞭撻以傷生。或悍僕反唇以叛主。或父子不知而聚賭。或兄弟交迷而薦寢。傷風敗俗。所不忍言。他如寄興青樓。自謂於德無損。不知淫媚賤質。百種溫存。無非陷人鈎餌。一入其中。即被迷惑。况遇屍癆之婦。瘡毒之妓。性命莫保。身體臭爛。流毒妻子。嗟何及哉。

此等淫邪之行。惟在當境之初。動念之始。亟思降伏。有慧劍二焉。曰忍而已矣。不能忍。曰又忍而已矣。

傳奇小說多屬子虛。雖意取譏時。或理含警世。披覽之餘。動心失性。則人人之孽。皆其孽矣。自覺之餘。更思覺世。表彰感應。救拔淫迷。必能使聽者大發深省。豈非所謂愛人以德。自求多福者哉。以上戒。

人生終日營營。皆為衣食之計。不能一日不需財也。故聖人不禁人取利。唯教人思義。農桑者。衣食之源。勤儉者。治家之本。耕讀者。分內之事。經營者。生理之常。公平者。積福之基。知足者。不貪為寶。盡在已之力。不敢好逸而惡勞。存搏節之心。務期量入以為出。循自然之命。不得損人而利己。求財有道。而不可邪謀。得之有命。而不可好奪者也。俗人不知此理。以為習巧者富之計。用詐者富之術。不由正道。刻薄營私。犯國法而不畏。干天怒。

而不懼。喪良心而不顧。害平人而不恤。敗人紀而不問。當其得利時。未嘗不喜其術之工也。轉盼之間。或消耗冷退。化為烏有。或驕奢浪費。蕩然無餘。或天雷人禍。而害且莫測。則亦何益之有哉。金邊有戈。禾邊有刀。故君子利毋苟取。見利妨害。所以安身而立命也。

張九韶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不至饑寒。又幸楊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乎。此真可謂知足者矣。若中懷奢望。好貨無厭。有盈筭之帛。而心如憂寒也。有充室之金。而心如憂饑也。即使其有銅山之富。太倉之粟。田園遍鄉邑。猶不能滿其欲。日夜焦勞。算無遺策。只為一點貪心。造出無端罪惡。一旦無常。而田園萬頃。徒供兒女之爭。金寶千箱。終作街坊之市。

亦可哀矣。夫室可以避風雨。衣可以禦寒冷。食可以療饑餓。人生足矣。人其厚於積德。而無務厚於積貨也。

顏壯其曰。居官之人。業自詩書禮樂中來。豈不知廉潔足尚。第習見夫營官還債。餽遺薦拔。非此不行。初猶染指。而積久日滋。性情已爲芬羶所中矣。且人心何厭。至百金則思千金。至千金則思萬金。蓋實有錢癖焉。大都爲子孫計耳。不知多少癡豪子弟。而滅門多少清白窮寒。而發跡。矧福祿有數。多得不義之財。留債與子孫償。非所云福也。

張橫渠先生曰。奸利二字。所指甚廣。凡非本分中事。卽奸利也。如私鹽私鑄。鋌人踰人。捉癡舞文。是奸利之事也。大凡瞞心昧已。欺天罔上。從奸謀中得來者。皆奸利也。夫利所以養人者也。

一人旣生。命中卽有應得衣祿。豈奸則得。不奸則失乎。諺云。越奸越巧。越貧窮。奸巧原來天不容。富貴若從奸巧得。世間駃漢吸西風。此言其近道矣。

石徂徠曰。李氏揚州人。其夫貿易爲業。常戒之曰。無易良雜苦。取不義之財。快一時之意。撫其子曰。宜以此子爲念。毋令留餘殃也。

無易良雜苦。以假物作真物。昧心欺人。皆不義也。

交財一事最難。雖至親好友。亦須明白。寧可後來相讓。不可起初含糊。俗語云。先明後不爭。至言也。

顧涇陽曰。利字尋到本源處是義。究到末流處是害。故以義爲主。利在其中矣。以利爲主。害在其中矣。

人存戒心。方有此分曉。見利忘義者。不知戒也。

三星子曰。老子曰。知足者富。又曰。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又曰。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墨子曰。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此皆先賢格言。臨財可以為法。

衣不過蔽體。衣千金之裘者。猶以為不足。不如鶉衣縵袍者。固自若也。食不過充腸。羅萬錢之食者。猶以為不足。不如簞食瓢飲者。固自樂也。室不過蔽風雨。峻宇雕牆者。猶以為不足。不如蓬戶甕牖者。固自安也。器不過適用。玉杯象箸。猶以為不足。不如汗尊杯飲者。固自適也。

陳幾亭曰。諺稱富人為財主。言其主持財帛也。祖父傳業。雖不

可廢。然須約已周人。當捨處。雖多弗吝。不當捨時。雖少不妄。能守能散。是名財主。曰吝。曰吝。是名財奴。

治家最忌者奢侈。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吝。人多不知也。鄙吝之極。必生奢。男。濟窮之一毫不拔。供浪耗一擲千金。惟儉以持躬。澤以及眾。方為達觀之道。

唐翼修曰。生財有道。聖人治國平天下。亦必以理財為要務。況生民日用飲食。非財不行。其所以為戒者。戒其非分之取也。戒其見利忘義也。戒其貪得無厭。陷溺於中。而不知返也。戒其奸謀詐偽。昧着良心。損人以利己也。故貧賤之求財。先在擇術之慎。不可因貧而窩賂。誘人子弟也。不可貪口腹。而椎牛屠狗也。不可為媒為保。而誑語造非。令人財物落空。致人官訟也。不可

因商賈貿易串假偽之物以誑人也。為寒士者不可武斷鄉曲。出入公門而平地生波也。廁身官衙司刑名錢穀之役者不可營私舞弊遺害良善也。不可誘官與波生事擾民也。不可得財枉法令人冤無伸雪也。不可借事生釁勒索不已也。為平民者不可詐力相欺占人便宜以為得計也。不可拖欠錢糧反咎官長之徵比也。不可借貸不還反恨財東以圖脫騙也。此貧賤者所以戒財也。

人而貧賤遂覺利重而義輕不復以財為戒矣。

富貴者於財一在知足。我高堂大厦文繡章身膏粱適口矣。要知彼草房茅舍寒無棉被薄粥不飽者舉目皆是。以此自反於心不惟知足且應感慨好義矣。一在明理。我雖積財如山身後

不能帶去。惟因財所造之孽反種種隨吾身也。一在知子孫貧富有命。我雖積多財以與之。彼若不能擔受不數年而敗去矣。知此三者慎毋爭利而傷手足天倫也。毋因利而令親戚朋友情誼乖絕也。毋因人借貸押典而取過則之息也。毋因交易而斗斛權衡入重出輕也。毋慳吝太過而令諸禮盡廢也。毋淡泊太過而令婢僕怨恨也。此富貴者見利思義亦所以戒財也。中等之家不致饑寒迫身不致因富造孽亦不能倚勢作奸。農工商賈務本業求自然之利取本分之財凡事量入為出毋爭虛體面而多閒費。此中等之家理財即所以戒財也。以上三條詳入生必讀書。

唐翼修曰利可共而不可獨利專於己怨必集焉禍患之來皆

生於財。敗名喪節。皆起於利。苟不貪利。名從何玷。禍從何生。顧希武曰。積財可以備患。患亦生於多財。與其患生於多財。孰若少財而無患。名言也。

袁君載曰。人之存心仁厚者。其用尺度量衡。必公平均一。不貪小利以虧他人。此即善也。其存心私刻者。專圖利己。買物賣物。異其尺秤。借出收歸。異其斗斛。輕重大小之間。得利幾何。而喪失本心。幽暗之中。鬼神在焉。未有不遭天譴者也。古人云。人之富厚。雖由於智識勤苦而得。然亦有命存焉。乃欲以狡詐求之。如米攪水鹽加灰漆串油之類。僥倖獲利。欣然以為得計。不知造物隨即以他事取去。終不久享。所謂徒造孽也。何益之有哉。輕財足以聚人。律已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多積陰德。諸福自至。這一般利。是取之於天。盡力農事。加倍收穫。這一般利。是取之於地。善教子孫。後嗣昌盛。這一般利。是取之於人。諸如此利。俱不用文約。不費資本。不定分數。不用追討。不傷和氣。不取怨惡。不招詞訟。不致坑陷。不怕花費。却正大光明。傳得久遠。以上財戒。

氣準於理。乃人生正氣。即孟子所云浩然之氣。至剛大。而塞天地者也。根本於至性至情。而又必集義以生之。不參以因循畏懼之情。亦不假以矯強激昂之概。古今來忠孝節義。撐宇宙之綱常。振庸流之委靡者。全賴此一團正氣。一往無前。獨行其是。如前所列之氣節者。氣正未可少也。若茲所謂氣之當戒者。血氣也。人有稟質剛僻。量偏淺而少容。性躁暴而難忍。平居既無

涵養之功。臨事又無抑制之力。偶有拂意之事。外侮之來。輒不勝忿懣不平。必欲逞吾氣以求勝。甚至有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者。此全以血氣用事。若不急爲警省。則太剛必折。吾未見任性使氣之人。而不至覆敗者也。亦有平時以理自處。反之。一已若無不是之處。而橫逆之徒。忽以非禮相加。直令人按捺不下。不得不拂然生氣者。然亦當稍爲退步。且就其人其事。而熟思之。權其輕重緩急。如果萬不得已。亦必靜以鎮之。從容以處置之。所謂退步自然寬也。不得徒以浮情勝氣。直作到盡頭。不留餘地以處人。並不留餘地以自處也。

至於理似難受。而事本細微。情固不平。而人無足較者。亦惟稍示寬容。自必漸歸冰釋。於已原無所損。若逞一時忿恨。必且尙

虛氣而釀實禍。天下有小不能忍。而至決裂難收者。皆血氣浮氣之爲害也。

氣字須有分別。有一時浮氣。有生來稟氣。若止言制浮氣。不言變化稟氣。則無根本之功。若僅平日調養。而臨事不加抑制。則發動必不中節。呂東萊云。二十年治一忍字。尙未消融得盡。故人生於氣。不可無根本功夫也。

治浮氣。惟在懲忿。而懲忿。惟在能忍。蓋忍者。衆妙之門。小忍小益。大忍大益。暫忍暫益。久忍久益。化有事爲無事。變大事爲小事。忍之忍之。兇人小人。無奈我何也。人有未是以理論之。我論理。彼亦論理。理勝者。氣必伸焉。人有未是以氣加之。我負氣。彼亦負氣。兩負氣。財勢弱者。理勝亦屈焉。人情世態。甚可畏也。是

以君子處世寧任理而行不可負氣
橫逆之來心不能平然有當思者四一思豈我毫無不是而彼
以橫逆加我乎恐咎未必盡在彼也即使不是在彼我亦何必
與之相較再思凶人氣質愚昧禮義是非全未之曉所言所行
卽如親父親兄尙欲爭勝何況他人如此凶人與之較量徒自
喫虧以招禍也三思量大者福始大故寧我容人毋令人容我
也四思公道自在人心彼豪橫我退讓則善必歸我何必以忿
怒置胸中也

古箴曰人之七情惟怒難制制怒之藥忍爲妙劑醫之不早厥
躬斯戾滔天之水生乎其微燎原之火起於其細兩石相撞必
有一碎兩虎相鬪必有一斃怒以動成忍以靜濟怒王乎張忍

王乎閉始怒之時止須忍氣忍之至再漸無芥蒂再忍三忍卽
張公藝。

必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方能爲人之所不能爲凡人具大受之
才者必有大受之量子房不以爲人納履而耻韓信不以受人
胯下爲辱後日皆成莫大功名乃知當屈辱之境橫逆之加乃
鍛煉豪傑之爐鎚琢磨聖賢之砥銼能受其琢磨煅鍊斯成大
器不能受者其器不大故也

老子云知其榮守其辱謂榮之將至辱必先之貴乎能守以待
之也古來豪傑之士遇大屈辱坦然受之而若不知者正欲留
此身以爲日後用也人苟小有挫折輒忿懣抑鬱夭折其身則
雖有無限奇才亦湮沒不彰矣何濟於事乎故昔人稱句踐范

雖之量宏。譏屈原賈誼之量隘也。

訟者危事。豈宜輕動。無理能敗。有理亦能敗。古人云。官斷有十條。非虛言也。凡人好訟。未有不破家者。舟輿有費。旅寓酒食有費。吏胥公例有費。况有意外不測之費乎。人生涉世。被人凌侮。不訟。止忍氣於一人。既訟。則受侮於人人。譬人之挑唆。光棍之把持。干証之反覆。訟師之刁難。差人之需索。經承之舞弊。貪官之魚肉。清官之誤斷。皆不免焉。其與止受一人之凌侮者。大相懸矣。兼之本業拋荒。精神凋蔽。舉家驚怖。其爲害也。智者必能辨之。雖然。倘平日不循理守法。好生事而占便宜。我雖不訟。人將訟已。可不戒乎。家中子弟族人。與外人爭鬧。只當責備自家子弟族人。庶無生事之擾。人亦諒我無所縱而不怨。

村房隣里。偶因爭角。積成嫌怨。丁多者。恃其人衆。家富者。挾其多財。機巧者。逞其智謀。彼此俱不相下。讐怨終無了時。其實所爭無幾也。當局有明理之人。務必急思退步。旁觀有公正之士。尤宜極力調停。庶幾同歸於好。斯所忍小。而所全多矣。

尙氣好勝。雖人常情。但不可爭小利。而忘大義。負虛氣。而釀實禍。每見世人。或因尺地。而賣數十畝。以爭者。或因百錢。而費數十貫。以爭者。或因一言之忿。遂至忘身。以及親者。人能識破此意。含容忍耐。當聽人和解。則省財省力。心身安寧。比之忿爭。鬪訟。荒廢本業。忘身及親者。相去奚啻什百哉。

好訟者。小事間氣。往往爭告累年。不以是非爲曲直。惟以勝負爲強弱。甚有牽累至死。破產殆盡。傷情害氣。而不顧不恤者。此

愚人之極也。昔有詩云：些少爭差莫若休。不經府縣與經州。費心喫打賠茶酒。贏得猫兒失了牛。

陸放翁家訓曰：訴訟一事最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倘不可爭訟。况官行關節。吏取貨賂。鄉人閭弱不明。爲吏所欺。爲抬搖攬訟者誣騙。何所不至。且鄉里間所訟。不過侵占地界。逋欠錢物。及兇悖凌犯耳。姑徐諭之。勿遽興訟也。若能置而不校。尤善。孔是曰：怒氣劇炎火。焚燒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薛文清曰：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何如。彼爲小人。則直在我。何必怒。彼爲君子。則直在彼。更不可怒。不審辱之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其所以相讐而相害也。

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如靜躁不同。彼喜動。此喜靜。見識不同。此見爲是。彼見爲非。好惡不同。好華者喜奢。務實者喜儉。起念不同。心乎私者爲私。心乎公者爲公。則與人同事。而欲其盡如我意。必不可得之數矣。

人生病。在任氣二字。一任氣。便與道德有礙。行誼有乖。不可不勉強克治。躁急者宜時時想和緩二字。輕佻者宜時時想寧靜二字。淺露者宜時時想慎密二字。急惰者宜時時想勤敏二字。且不但心中時時想。口中亦當時時念。久便習慣。此變化氣質工夫也。

勞餘山曰：處心雖正。或挾忿氣以臨之。則人不服。事必敗。寧得謂入盡非理乎。

唐翼修曰韓魏公謂小人不必遠求三家村裏便有一人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如與之相較則自小矣且不必三家也兄弟四五人中便有一小人安得有許多閒氣與之相較此最宜識得透者也

古人藥石云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矣以上氣戒

耕讀堂雜錄

載言行彙纂中未詳姓氏

謹按一門之內物力不齊賢愚不一或以耕而佐讀或以讀而兼耕量材而授亦善教之方也張文端公恒產瑣言已備言之耕讀堂雜錄士子以耕佐讀濟窮乏免饑寒此時不至困貧失志異日筮仕臨民周知稼穡艱

難勞農勸相較為切實固不僅有益鄉農田功而已

士子株守章句幸博一第出身加民如貪賍虧帑欺公冒銷寧守拙而不敢為故雖做官仍是寒士退林家食若起滅詞訟攬課侵肥武斷鄉曲把持官府此下流不肖之徒少顧廉耻寧甘蹈此百工技藝一無所能呼爾蹴爾又不屑受讀之外舍耕何以為生也

每見讀書舊族其承受世業愈分愈薄鋪排則有餘核實則不足粧飾門面不知勤儉積蓄不念衣食從來一葱一菜買之而肆男不耕女不織眼前尚在支吾一經水旱婚喪等事立見窮乏矣又有舊家子弟祖先固是名人親族亦登仕版然本身現在貧賤則行乎貧賤其本分也乃身不遊曠官仍作儒生之態

口稱先人某公親族某人爲聳動誇張之具問以力田則曰非我輩事也。喪殮不給何所不爲。

又有種青矜志圖一館無奈束修微薄仰事俯育不足恃倘一失館則狼狽更甚再四商確惟自食其力不至於啼饑號寒莫如以讀而兼耕古人帶經而鋤負薪掛角原是志向遠大以讀兼耕尙不敢一時放空若讀書鮮所成就改業務農則必專心致志竭力南畝毋貪眠懶起毋人忙我閒毋以應酬而荒力作毋以遊戲而失農時三時之暇耕作之餘仍可誦讀學原不諱言農耕亦無妨於讀也。

陸放翁曰子孫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訓童蒙以給衣食若能布衣草履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大佳切不可迫於衣食爲

而并小人事耳。

富貴之後坐食而無生理家計日貧人勸之躬耕則云不耐勞苦勸之生理則云苦乏本資細微經紀力可勉爲乃不屑爲以爲有玷家聲未幾貧困至極下流汙行無不爲焉何向者無玷家聲之事乃不屑爲而後日大玷家聲之事竟甘心爲也。

儒家耕種原未諳悉最宜耐心若貪多欲速其願不酬則曰此原非我家所爲之事也旁觀者亦曰此固非若我輩所能勝任也退悔心生旋作旋止必至衣食無資爲天下廢人終且爲天下匪人矣。

儒者不諳農功須於耕耨時催覓誠實鄉民深曉農務者令其率同在家僮僕如法耕耘車水土糞業生卽履畝督視可以稽

其勤惰。察訪其土宜物性。則一二年亦可得其大概。至三四年。自能精曉矣。

田忌旱。以蓄水爲利。田怕潦。以洩水爲利。蓄洩之法。全在因地制宜。如近湖。則隨潮灌注。近河。則倚河車蔭。近泉。則泉源漸漬。此水利之因乎自然乎。若平原高亢之地。則宜廣濬塘池。堅築陂壩。窪下之區。則宜多挑溝洫。深濬幹流。此水利之資乎人力也。

閩中水利。以迎潮築塘爲宜。江南水利。淮徐揚。以廣挑溝洫。疏通歸海爲宜。大江以南。則以開池塘。疏淤河。濬蕩湖爲宜。關中水利。高阜。則以沿山開渠。層層引灌爲宜。平地。則以穿井爲宜。前撫崔公。廣行穿井。內有地高泉深。必不可井者。行

之過急。遂滋物議。一概停止。後經查勘。分別可否。高地泉深。五六丈方能得泉及水者。不必勉強穿鑿。如附近省會之西。邠乾等郡。有穿至丈餘二三丈。即可得泉者。正宜穿井。數年以來。修舊井。鑿新井。至數千眼。履畝所見。一望青葱者。皆有井之地。其中尙有可開未開者。相其地之高下。泉之淺深。多開一井。則可保四五畝。不苦旱之田。此原資於民力。而鼓舞督率。借給工資。則不能不藉官力也。人力既盡。異常水旱。終不能免。若久旱而得甘雨。盈潦而經涸出。則務及時補種。紅稻晚穀。綠豆蕎麥。趕種雜糧。尙可望收。毋徒求官報災。希冀給賑免糧也。

小小旱潦。不圖及時補種。坐待蠲賑。此好愚慣計。既係以讀

而兼耕尤宜明理守分不可倡此惡風村隣有社倉更當倡率奉行助成義舉以備緩急更不可倚杖矜監於中隱射負欠阻撓良法也

以讀兼耕有十便習於勞苦勞則善心生一也治家不期勤而勤不期儉而儉二也一應蔬菜柴火之物不必向市集買三也婦女不染城市繁華粧飾之習四也讀書之暇種竹蒔蔬有一種生趣五也與田夫野老談桑麻事歷歷可聽且並無機械語六也早完官稅門庭清淨歲晚餘閒家室團聚婦子歡然七也擇村野中之可造就者引而進之指點讀書行文之法八也與鄉愚講明禮義道以孝弟忠信九也日後做官巡行郊野勸課農桑事皆閱歷與農夫講田功洞悉甘苦語皆切要不同泛談

了事十也。

紳士之家雖兼耕種其禮義法度講讀課文更宜加嚴書香不絕不失舊家風範毋謂耕可廢讀也

男以男職女以女紅各有其業各盡其勤而後家道可成也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內則曰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古制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男耕於野女織於家庶人之職也葛覃之詩美后妃之尊躬親勤勞也采蘋之什歌大夫之妻能奉祭祀也且天子必有公桑蠶室重婦功也周禮宅不毛者罰里布警婦惰也詩云不績其麻而也婆娑刺女紅之不足事也議止計者女工誠不可緩浙之杭嘉湖江之蘇松常蠶以

治絲織以成布。一歲而數百萬之大利。皆女工所自出也。天下隨地皆有桑麻棉紵。則隨地皆宜蠶績紡織。粗而織蒲編。簾。細而針黹剪裁。皆婦職所優為。貧賤之家。一日所入。不足餬一日之口。似乎勞而無補。然朝夕養殮。即安居無事。亦不可少。與其坐食虛糜。何不尋本分工作。庶可朝進一文。况漸而積之。則將累少成多也。至於富貴之家。知婦工為四德之一。不可以逸而忘勞。且既富貴。則媵婢必多。為主婦者。尤當以身先之。俾之通力合作。一縑一布。既可供公子之裳。為締為綌。更可服之無數。若舉室鉛華膏沐。習於晏安。不識機杼為何物。豈所以嚴內教而長子孫哉。士庶之家。尤必相率而供蠶織之勤。相習而求績紡之益。書聲與杼聲相續。餘布與餘粟相資。女工所入。日

計之所獲甚微。月計歲計之。一家之進益不少。此女工之利。亦所以佐耕讀而資生計也。

幽風諸詩。蠶利始於關中。繼因桑樹漸枯。蠶織遂廢。今則獨勝於江浙矣。議者皆以北地產馬。馬蠶不能並行。其說謬甚。豈關中養馬。始於今日耶。予撫秦時。有興平楊監生。岫家居。首先種桑養蠶。并以倡率鄉人。織繭縑絲。著有幽風廣義一書。予因其有益於關中蠶政。招之來省。設立蠶館。發給工本。養蠶織縑。屢經奏明。每年供進

御之用。荷蒙

聖主嘉納。今楊生衰老。不能專司其事。有朱孝廉石琪。於蠶館教人縑織。廣種桑秧。鄉人知種桑養蠶。縑絲隨在皆可得利。聞

俱踴躍從事。至於山蠶別爲一種。山中柵椽青杠柞樹及庄
村之椿樹皆可飼養。陝省椿樹自生自長。不須種植。郊村原
野處處有之。柵椽等樹則鳳翔之岐山。漢中之鳳縣。寧羌南
北棧中。徧山皆柵。就地立爲蠶廠。更不費力。久奉

勅行

山東將山蠶事宜刻本。送各省。令隨地效法。關中寧羌。向有
劉汝養繭成紬。咸稱爲劉公紬。近來督理無人。不甚如法。民
間以地微中止。近如郿縣令紀君虛中。於山東覓入來郿。立
爲蠶長。廣行教習。咸寧令柳君大任。試養春蠶。通判張君文
信。倡行鳳翔。均已成繭。無論官紳。果有耐煩樂善之人。首倡
養蠶。繼續推廣。設法防護。家蠶山蠶。椿蠶。均可望其有成。官
斯土者。尙其加之意焉。

三農九穀之外。均有足以佐日用之需。爲生財之計者。如木棉
茶葛棗栗柿梨。及桃李林禽諸雜菓。隨處皆是也。田園之播種
若芋若瓜。若薑蒜若蘿蔔。及各種蒔蔬。水澤之滋生。若菱芡蓮
藕等類。皆足佐盤飧而通財貨。外此如桐柏之爲油。竹木之利
用。種難盡列。其利尤普。全賴有人焉。因其地之所宜。樹藝如法
栽培。灌溉毋憚煩勞。毋厭瑣屑。毋欲速苟且。致勤於一種。必收
一種之利。小之可以充口腹供日用。大之可以通商販致富饒。
此樹藝之足資生計者。人無遺力。則地無遺利矣。
烟之爲物。前古所志聞。原非生計必需。種蒔之地。旣需膏腴。而
糞力更倍於他種。若以藝烟之地。與糞移之於稻梁菽麥。合天
下。一歲所收。不下數千萬斛矣。

沃壤種烟。有妨五穀。久有禁烟之議。奈食烟者十人而九。相習已久。不能驟改。治以厲禁。是以口腹而犯法。非政體所宜。向曾計議。不必禁食烟。亦不必禁種烟。種烟者。只許種於城內隙地菜園。不許種於田野。田野種烟。人人共見。半年方收。官將烟樹砍伐。人知有種無收。不禁自止矣。菜園仍許種烟。並非一槩禁止。現在極貧下賤。無不食烟之人。行止坐臥。無不喫烟之時。固由相習。亦由價賤。人人可食。若烟少價貴。則無力者不能食烟。有力者亦必少食。原無妨於饑飽。且有益於生計。事既不煩。民亦不擾。惟關心民食者。體察而力行之。凡樹藝之家。下得一分工力。便有一分利益。謀生者。有田可耕。固耕之。有地宜桑。固桑之。其高阜平原。可以樹藝他種者。遍行

栽植。卽田塍地角。墻陰屋側。亦可隨地栽植。灌溉及時。不出數年。便可茂鬱成林。取材落實。荒坵砂磧。亦可雜植散材。此卽農家恒產。切勿視爲灌園故事。場師小道也。

近見稻田之埂。點種青黃豆。河灘斜岸。佈種高糧。山坡嶺側。布種包穀。在在收成。餘可類推。

小民拘於其習。不能旁通耕法。囿於其地。不能廣購嘉種。所賴有遠識見。具大力量。肯耐煩之仁人君子。博訪之。遠覓之。歷試之。詳教之。使民知可播者非一穀。可樹者非一果。可耕者非一地。可蓄者非一物。盡人力。趨天時。無非仰事俯育之資。

閩省有地瓜一種。相傳來自海外。故名番薯。味甘。可以養人。又名甘薯。可以截藤而種。可以切果而種。沙土尤易生長。比

種穀麥。一畝有數畝之獲。閩省藉此充每年一季之糧。向止海疆產此。近則漸及江浙東西粵矣。西北向不知有此物。予前任陝西。令閩員購種來。陝官為試種。業已成熟。所收較豐。陝民爭先學種。惟入冬嚴寒。種難久貯。近聞地窖藏種。經冬不壞。種者更多。城鄉街市。皆有賣者。從此可以廣種矣。所云小民拘於其習。不能旁通耕法。遠購嘉種。必賴有力者為之博訪倡率。方能有成。信然。

王文山紀綱故事

公名雲廷。號文山。浙江錢塘人。雍正丙午舉人。官國子監學錄。

謹按。人性皆善。有教無類。故天下無人不可以教。而亦無一人不當教也。余纂刻四種遺規。養正所以教蒙童。教女所以教婦女。訓俗所以教士民。從政所以教居官。

者。而吏胥獨遺。故有在官法戒錄之刻。今來京華。王白齋少司農。以其尊公文山先生所著寶言堂紀聞三種見示。一曰蓮池紀幕也。一曰絳帳紀師也。一曰杏林紀醫也。三者皆世所不可少者。先生輯其嘉言懿行。為法示戒異。其同歸於善濟物利人。為予諸刻所未及。展誦之下。如獲珍品。幸已刊布遠近。足以警世矣。先生更有紀綱故事一帙。為世之為奴僕者。明善惡垂法戒。與三種紀聞同付刊刻。而尙未之及也。予思僕奴亦世之必不可少者。善者未嘗不可以勸。不善者未嘗不可以戒。其視天下。人人皆可以教。皆所當教。與予意同。補錄於訓俗遺規。俾閱者知古今之義。僕良奴。與家報主者。未

嘗不有關於名教也。

李善。南陽人。事家主李元植。主全家歿於疫。遺一兒名續。纔數月。而貲財巨萬。諸僕謀殺續。分其財。善度力不能敵。乃抱兒逃去。隱瑕邱界中。親自撫養。備嘗辛苦。續雖幼。奉之如長君。及兒長。出告縣令。鍾離意捕諸僕。寘於法。還其產。奏於朝。光武拜善及續。並太子舍人。善還故里。脫冠帶。掃元墓修祭。泣告曰。主君主母善在此。數日乃去。

淳安徐氏。兄弟分家。大房得馬。二房得牛。三房乃寡婦。得老僕阿奇。寡婦泣曰。馬可乘。牛可耕。踉蹌老僕。乃費我殘羹。寄請曰。主母謂我不若牛馬耶。願爲主畫策營生。寡婦悉簪珥與之。寄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倍其利。家遂漸裕。爲主母嫁二女。婚二男。

延師教之。俱入粟爲監生。寄既老。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見主母不睇視。使幼鬟傳言。必肅然遠立也。及病且死。乃出篋中二紙。家計纖悉必載。謂主母曰。老奴牛馬之報盡矣。或疑寄有私蓄。起視其室。無寸絲粒粟之儲。一嫗一兒。衣纔蔽體而已。袁中郎爲作傳。

潘茂卿之僕天壽。父本明季總戎。被虜而鬻於潘。潘爲人長厚。善撫之。然家計日窘。天壽肩販以助之。雖疾不敢以勞辭。旣而兌錢生理。每月以二金奉主。爲膳費。主或有所需。必如數應之。雖數金不惜。主疑其扣除膳費。而下月仍不少分毫。如此數十年。病革。悉以所有奉主。敝衣數領外。不留一物私其妻子。戴伯簡父卒。從諸惡少游。家破。往依故僕楊忠。惡少又至。忠泣

諫再三。伯簡陽許之。而陰與賭飲於他所。忠探知。操刃直前。執惡少數曰。郎君年少。汝輩誘之。致家破。今又來此。吾正欲斷汝之頭。甘心抵死。報我主於地下。惡少叩頭乞命。乃釋去。揮淚謂伯簡曰。老奴驚犯郎君。願自今改前所爲。聽老奴盡心力。不三年舊業可復。否則老奴自沉於海。不忍見郎君餓死。貽門戶羞也。伯簡愧泣從之。果盡復其田宅。

王海日公僕金養。嘉靖中。倭寇至。王族女婦數十人前遁。賊望見逐之。衆大窘。養麾之曰。王第走。養能捍之。卽扼橋格賊。白刃如林。獨以孤挺出入。死鬪良久始仆。而王氏乃得免。

張禮。劉養正之僕也。養正與寧藩密謀。禮心憂之。常於屏去。哭諫不聽。有方士館養正所。師事之。禮夜向方士叩頭涕泣言。吾

主與寧王通。他日禍不小。諸人無能爲言者。今獨信先生。願爲吾主一言。毋附寧。方士大驚。晨起去。不知所之。後事敗。養正死。獄中。禮收屍葬之。爲木主懷歸。尋簿錄養正家。禮願從。吏逐之。曰。我主母行。我家人安得去。徒跣京師。餽食於獄。養正妻沒。奉柩歸合葬。歲輒上塚哭祀之。

王達。少事郎中李曇。及長。辭曇去。後曇以妖言事。父子收禁。治獄急。平生親友。無一人近者。惟達日夕守臺門。不去。給飲食。問安。曇貶恩州。卽日監防就道。達追哭送之。曇北人。不習嶺南風土。從者皆遁。獨達周旋左右。不忍暫離。旣而曇死。家無一人在側。達使子守其屍。而已爲之辦喪。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爲流涕。

曾石塘被刑。妻子俱坐流徙。僕王環以車載夫人及二子。間關數千里。勿懈。環後以壽終。

孫明丁。尚書汝夔僕也。尚書棄西市。子懋正謫戍遼陽。明從焉。居半載。懋正夫婦相繼死。遺子方五月。明抱兒往村媪乞乳。或買牛羊酪哺之。每監司行部至。輒哭訴狀。淚繼以血。當事憐之。爲脫籍得歸。間關數千里。抱兒行乞。寧已不食。不令兒餒也。夜宿必擇溫燥。與同臥起。間月始達家。事兒如事主。追理其遺產。爲族戚乾沒者。白之官。出入具一尺籍。及長。悉以付之。仍孑然一身也。兒名繼志。爲邑庠生。

崇禎甲申。申公佳允殉節。幼子煜將奉太安人。犇歸故里。一時童僕星散。傭書徐起鳳。從公十年矣。號泣請留曰。我等俱去。柩

誰與守。賊果焚民居及寓。起鳳跪曰。吾王以忠死。願勿焚。叩泣流血。賊爲感動。乃得全。

武愷之僕某。見愷受闖。僞職索吉服。僕大慟曰。奴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駕崩。主人不奔哭臨。又取吉服。想見新君耶。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望三思之。叩頭出血。愷不聽。且叱之出。僕曰。主人爲名利所惑。不聽吾言。後必有悔。吾不忍見主人之失所也。不食而卒。後愷爲淮撫。路振飛禽。解南京。正法。

倪慕劬有僕張耀。倪有難。耀憫之。挺身出代。

趙登。真定人。少事廣文。趙鳳來勤力作苦。廣文謁選時。同選人。窺登有幹才。陽假登送至任。而陰誘以利。使留事已。登不可曰。吾王不可負也。立辭歸。後廣文倦游歸。登悉歛已所積數百金。

此章恐有脫誤

進之。廣文曰：寧有是哉？登固請，終不可。乃已。廣文既老，念登勞苦久，遣之休去。歲時伏臘，必辰至灑掃，操作如平時。廣文沒，子若孫上墓，登輒先在。廣文孫一鶴，爲諸生，或游俠邪，登必苦諫。卽逢怒，不少沮。或試高等，必戒曰：勿喜也。先人嘗數試高等，卒不售。後一鶴成進士，每言登，輒爲泫然流涕。

司馬溫公居洛，春三月，令園丁縱游人入園玩花。游者各勞以錢，積若干貫，持以獻公。公曰：此汝錢也，揮令取去。園丁溫曰：天下獨端明不愛錢耶？已而公往園中，見新治一亭，爲游人憩息之所，卽前錢所爲也。

崇明吳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自給。四子咸爲富家僕，及長，皆自贖身娶婦，同居共養父母。始每月輪養其媳，日一月一

輪，必歷三月，後方得侍顏色。太疎，當每日輪供，又以一日一輪，亦必歷三日，乃以一餐爲率。如早餐長房，則午次房，晚三房，次早四房。周而復始，逢五日十日，四子共設食堂中，父母上坐，子孫居左，媳及孫媳居右，以次歡飲。老人所居之所，置一櫥，其中每家置錢一串，老人往市中嬉，隨意取錢買菜物啖之。櫥中錢缺，則子潛補。老人間往所識家，或博奕，或擣菹，四子伺其所往，遣人密持錢付所游家，囑其伴輸與老人。老人勝，輒踴躍持錢歸，不知子所爲也。蓋數十年無異云。康熙辛酉，老人壽九十九，妻九十七，長子七十七，餘子皆頽白。孫與曾元二十餘人。崇明總鎮劉兆贈聯云：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繞膝。

歸安趙仁，少孤，家貧，備於人以養母。母沒，刻木爲像，養殮必享。

母而後下箸。既厄不復備。織屨為業。攜屨入市。亦必與木像俱。茅工部聞而表其閭。贈之田。不受。嘗至杭雲棲。是夜蓮池夢異人。至晨率徒迎於山下。則仁也。曰。是可以當異人矣。

一本士下有受字

江南錢某。本某氏僕。其主謀隣田不遂。怨之。命以稗子撒其田。錢念撒則害人。不撒又逆主命。乃將稗子蒸熟。夜往撒之。主潛覘之。信而訝撒稗之不出也。錢後生子。讀書成進士。封如子官。孫錦衣有僕蘇姓。一道士見曰。汝面何陰。隲文之多也。僕曰。貧人陰隲從何來。道士堅叩之。則曰。我生平於蜂蟻牛馬之類。有生氣者。皆極愛護之。不殘其命。不盡其力。又某得食甚難。每與婦分食。稍足充饑。即以其餘施丐。故未嘗得飽。道士曰。即是矣。引之至一處。絕非入境。僕思家欲歸。道士乃以履一雙。藥一粒。

子之。著履行之如飛。含藥經旬不餓。夫婦皆壽百歲。

嘉善內閣錢家。有僕老而無子。管理家務。從無絲毫欺主。其已財營運者。所入悉買田。捨大聖寺。人以錢佛子稱之。病革之夕。有人五更出。見吏卒負執事過。問曰。太爺何事早出耶。隸曰。非太爺。乃城隍賀錢佛子為大聖寺伽藍耳。其人聞言怪之。天明詣寺。僧言五更鐘鼓無故自鳴。乃知城隍賀伽藍之語非誕。袁柳莊善相。見友人幼僕。謂不利於主。勸友逐之。僕歸依父母。至中途憩古廟中。拾金一橐。自念福薄。無故為主見棄。今復取此。倘失者因財喪命。則我造孽更重矣。坐候還之。其人欲分金以酬。誓不取。有指揮聞而奇之。收為繼子。指揮無嗣。後歿。此僕竟得襲。往謁舊王。舊王召柳莊。令僕仍服敝衣。捧茶出。柳莊一

見駭曰。汝何陰騭。文滿面。今當得三品武官矣。

薛文清公與王振忤。爲大理卿。辨一寃獄。王文承振意。劾公受賄。出人死。詔縛詣市。殺之。振有老僕。忽大哭。厨下。振問之。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後侍郎王偉申救。遂免。孫某爲塘西張氏傭書。有婢來就寢。峻拒之。其叔夜夢。城隍坐堂上。將饑籍。對冊呼吏。唱名至其姓。曰。此人合餓死。因拒一淫奔。改注祿籍。叔醒異之。未幾年。荒餓。孳盈道。而此人裕如。馮勤父傭者也。素多病。以短齡爲憂。問於道者。道曰。若傭人。烏能積德。惟勤洒掃。惜字紙。可延年耳。傭卽買箕帚。遍歷村巷。掃除不淨。見一字。卽取。寘于笥。至暮焚之。歲以爲常。壽九十有七。無疾而終。

上海朱錦。初投潘尙書家。後居外家。亦溫飽。其子游泮。入謝。公檢賣身契。還之。錦請報効。公曰。文廟現圯壞。汝能修葺。勝報我多矣。錦遂獨力營繕。頗華煥。此事已百餘年矣。及順治己亥。會元朱錦亦上海人。官翰苑。至康熙壬子。沒。沒之日。文廟正梁崩墮。視建廟姓名。朱錦。乃悟。會元卽其後身。

嚴分宜當國。家人永年。專爲世蕃。過錢。號鶴坡。人無不鑽。鶴坡者。至張江陵當國。而家人子游守禮。司其出納。號楚濱。人無不鑽。楚濱者。皆攬權生事。儼然與士大夫平行。衣冠躍馬。揚揚長安市中。積惡貫盈。聲勢可畏。後事敗。一坐絃。一坐斬。

虔州李基。有僕。索逋近村。挾主令。豪橫無忌。有窮民。償不滿意。縛樹上。鞭之。灌以糞汁。得千錢而返。行未里許。雷電四起。震僕

於普安寺前。錢縛腰間。皆深入於肉。

常熟進士王翼。傲有僕一。黠一愚。黠者竊主之金。反誣愚者。主不察。送官嚴究。舉家疑寃。而黠者証之益力。夜擊愚者於旗杆下。黠者押視。夜中雷震。黠者擊死。滿城聞聲甚厲。而愚者寢其旁。安然若不聞。主檢黠室。金具在。始知愚者之被誣。慰而釋之。有僕隨主人舟行。隆冬灘淺。舟子皆下水牽挽。主憐之。僕曰。此輩驚鴨腿。不知冷也。主卽令解鞋襪入水相助。僕有難色。主怒曰。同一父母肢體。汝獨知冷也。欲撻之。乃勉往。主曰。此後當不復言驚鴨腿矣。

訓俗遺規補編卷之下終

